

程

新刊環谷杏山或先生詩稿叙
環谷存稿弔冊適我康範先生所
著而雲間北遊詩辭各弔冊則在
之杏山府君畧也先君子主靜先
生疾革嘗進余兄弟謂曰在宋任
史諱編校有曰深公嘗建豁然亭

予縣函寵五日與蘇文定公吟嘯
其中應八行科又有曰澹文嘗與
東坡倡和往來家藏式先生手澤
尚新今垂心蘇集有足稽者第原
韻帙皆不復存矣所餘康範杏山
二先生遺稿式冊并康範行實數

篇竊欲壽諸梓顧力有弗逮沒曹
能相與成之死與遺恨矣受命以
來李長兄茂栢次兄茂楷曰奔芝
衣食以喪暇以此槐藏之篋篋三
十餘載予茲矣歲戊戌叨貢選拜
簿河南宜陽一日篋篋等檢閱將

爲鼓梓計適倉溪簿姪璉過余宦
邸因道其故璉適作而謂曰是誠
在我二心於是捐俸貲若干兩遣
長子瑄持授邑庠姪球編次校刊
庶前心望我之意不孤而此心亦
得少盡矣若夫二先生行誼則

固祀之鄉賢紀之郡乘詳載新安
志獻誌彰彰在心耳目有不容掩
者茲仰敢贊茲仰敢贊

嘉靖貳拾年歲次辛丑高冲甫宜
陽簿齋孫中立茂槐迺植拜手謹
書

康範先生遺稿後

按先生養靜環於山中卒於以死再傳

紀得志香山先生遺稿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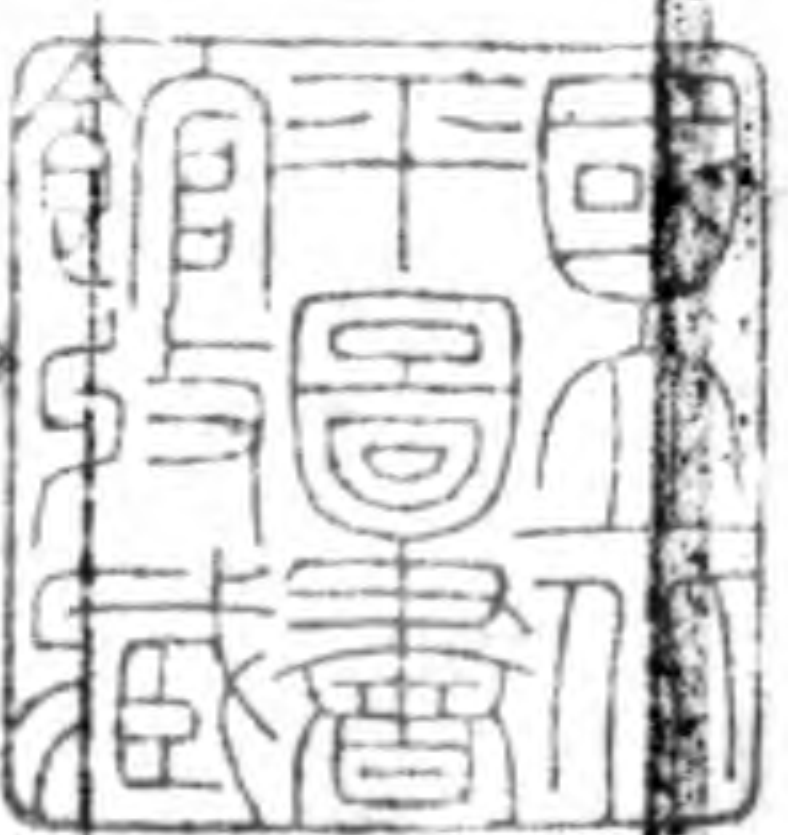
朝其不泯之為與彼草木俱腐也者

希今之志先生也四百有餘年而名實

尚新賴已斯集在筆幸五兩秋秋又

中必先生自宦印為家核刊漫於

雲獲先生遺像命為三圖為小影刻



康範先生遺稿後

一

之園中以傳不朽因通閱家花園以此
 史氏為名矣兩稱述考採而附於前
 曰附錄外集其史氏兩自學者白附錄內
 集今為一帙庶不至散送編完群後
 姪輩念純效順冬出兩錄助感不存
 用工說功予於此益信秉彛如德之立
 人心亦可誣也珪拙守家食無以謀
 承是博猶幸於斯刻得少効力後之
 是勳者盡相砥礪進高希以矣希重
 次者亦不矣為良民他日庶可又先
 是於地

素請示筆筆以幸無商如謹書

叙

予生長雍陸習聞球琳琅玕為世寶此未足
為寶也天地間有不寶之寶先世手澤是已
先大父參將淮公嘗語諸伯父都指揮守備
珊公父指揮璋公兄揮使廷傑公曰吾家曾
出績溪西園宋康範杏山二先生後每遇寒
食輒以祖宗壽藏是念先時雖嘗遣人禮祭
柰阻遠天涯弗克親臨莫掃為遺憾迨歲丁
卯適

皇上登極之年族第應秋来自家邦夢厥康範
杏山二先生詩刻出示捧吟莊誦乃知康範
先生潛心道學勵志曾思以著述為已任不
果於用世若我史館編校杏山先生遭值世
變忠諫弗售念念未泰之傷憤激悲惋溢於
言表蓋先世以文學起家有如是者玩心之
餘令人不忍釋手喜根肺腑寢食俱忘噫嘻
二先生行誼去今三百餘年而形神若見徒
以手澤存焉視彼球琳琅玕得失無關於念

慮者可同日語哉延流着先世餘休襲職以
來奮不顧身獲虜甚衆登蒙富道紀錄奏薦
叨授甘肅左副總兵恩至返也第將守邊在
允先世遺蔭亦不得一行躬莫深為痛憾雖
然忠孝一道也佐膺闕外重寄矢心報效肅
清邊塵俾萬里無烽煙之警

朝廷免西顧之憂不愧祿食不忝文祖庶此心
為少盡耳茲因應秋旋歸謹述遐思呈宗老
以壽諸梓以見不忘世德之一端云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季夏之吉甘肅左副總
兵裔孫東溪廷佐百拜謹書

西園康範先生遺藁叙

志發於言而爲詩情發於聲而成音是故詩之
豪放而綺麗者志乎富貴者也冲澹而蕭散者
志乎隱逸者也平易而典雅者志乎道義者也
是故音之和者其情正音之怨者其情乖音之
靡者其情肆聽其言也審其聲也斯得其志與
情之所發人之賢否從可知矣傳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徽績溪邑當宋季世
多顯人而汪氏自有唐以來尤爲右族處徵君

世詩書之澤而爵祿不入於其心味道義之腴而窮約無所怨乎世樂丘園之趣而惠愛足以及於人鄉邑視之爲楷範官府信之如著龜觀其環谷存藁所爲詩詞數十首其言典雅其聲和平無一毫晚宋氣習其曠達者恒依乎理未嘗墜晉人之弊視彼處窮約而怨尤甘隱遯而忘世者固不可同日語矣易黃一詞了遠生死且有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意嗚呼豈非有道君子哉是宜生而名公卿以流民論爲歿而賢大夫

夫以康範先生私識之也惜乎其時不作不復盡傳於世此其幸存而未泯者耳非惟汪氏子孫所宜珍重亦斯文之所當共惜者也余再來新安校文郡庠糾錄趙君遇諧先生五世孫疇爲徵余文題其端以鋟諸梓執筆汗顏姑論其槩俾覽遺風傳逸民者亦將有感於斯文至正己丑九月既望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致仕張純仁敘

環谷存藁叙

西園汪康範先生詩凡七十首其來孫湛圖刻之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斯集也吾鄉典刑哉先生讀書環谷山中因命其所存藁厥遭靡時潛龍勿用夫宋之南也斯則何時當路徒以逸名薦先生先生果逸者哉周克在厥服故知賢而不好是不知也好而不用是不好也用而不專猶不用也嗚呼宋於先生為知耶用耶好耶難言哉元人入武林大家流離先生藁存

者無幾音節凌厲闡幽揭明譬諸古鍾磬雖不
諧俚耳自可尋玩使立朝廷為雅頌詠太平勒
萬彙豈不偉歟顧長歌短吟寄蟲魚花卉羈愁
感歎間來儀率舞之意亡風刺憂懼之音作有
才流落至此益知宋之不復競矣宋人主理不
主調謂理即詩也一切直致取平近為貴特禪
人偈語耳先生冲澹典麗可與建安黃初角上
下易箒如夢令一闕猶精明不亂抑予不獨因
是以知先生且可以觀世尚矣

弘治乙丑三月望日

賜進士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瀛川晚學生
章瑞撰

康範詩集目錄

五言律詩八首

次韻梅中

次韻戴顯之晚春夾溪關行

次韻蓋簿賓春

次韻蓋簿初春郊行

次韻落花

城中春寒即事

秋夕遣興



次韻李明甫追和蘇黃門瀾瀾池

五言古體

次韻丁簿雜興五首

初夏同周同人與史尉登西園後山茅亭

望遠周君有賦依韻奉和兼呈少府

七言律詩十七首

遊翠眉用蘇黃門子由韻

次韻王季維初春

次韻處前兄春行用前韻

次韻胡孟文

過西園視豁然亭舊址寄仰蘇黃

用其留題韻示五弟八弟

次韻胡約之秋興

用尊字韻寄胡約之

次韻呂仲見提幹題翠眉亭

次韻李明府上事初謁登源廟用蘇黃明

韻見示

即席次韻趙簿縣圃小集呈李明府

無題

次韻李明府追和蘇黃門瀉瀉池

次韻春愁

次韻葉子真賢良留題登源先廟

次韻環谷郎事

九月拜大兄墳

次韻朱同人携妓見訪留題

七言絕句

靜觀堂十偈

贈天竺僧

柳

復陰

殘空初夏

寫真

七言古體

景蘇堂新復上李明府

某衰年未了初度復臨伏辱時賢載酒為

壽且揮洒佳章增光枯朽即席次韻見

謝意

感興四章章五句

詩餘

賀新郎 蝶戀花 念奴嬌

水調歌頭 如夢令 賀新郎

賀新郎 鴈鴣詞

汪平叔王季雄戴適之環谷夜酌即席借

東坡大江東去韻就餞平叔赴南陵尉

西江月 沁園春 如夢令

夢斗序一篇二版

西園康範先生實錄

宋汪處士詩續 績溪縣令長樂李遇撰

康範先生行狀 績溪縣令長樂李遇撰

宋處士汪君 績溪縣令長樂李遇撰

宋汪先生世家 嚴州親麻吏使胡松撰

跋績溪汪處士屬續所賦如夢令詞後 新安

汪澤民撰

跋二篇 勤川鄭奕夫 墨生舒頌撰

曾思二子全書序 九四篇

雜文二篇

康範集續錄

進呈本表一篇汪夢斗編

褒贈指揮節文一道

附錄外集

次韻汪文通汪夢斗二首

題豁然亭前人

次韻汪覃秀才蘇東坡

次韻汪法曹山間小酌蘇東坡

三山老人筆談

次韻發月蘇東坡宋元升

西園康範詩集

五言律詩

次韻梅中

梅然雨初過虛堂枕簟凉心閑世自古事簡日
偏長藕葉度清氣蘭花留晚芳正巾堪一笑髮
短自僧光自似

次韻戴顯之晚春夾溪閑行

出郭知春晚陰陰綠滿川小橋橫桺杪斜柳拂
淪漣風急低雙燕林幽聒一鶻醅醪破香藥孤

西園集卷之四
艷殿群妍

次韻蓋簿賓春

忽頒新曆日春事到茅簷
心自丹如故鬢應白
又添微風和拂面
小雨冷侵簾
酒竭防春飲
新將壘藥醃

次韻蓋簿初春郊行

點淡雲初斂
霏微雨復晴
燒痕田野色
禽語畫
春聲
映映山泉溜
欣欣木葉榮
村店酒清
但好官清

次韻落花

新綠滿高樹
殘紅辭舊枝
馬嵬留鞞處
金谷墜
樓時巢燕嚙香急
川魚弄鱗遲
詩人無可報
青子又垂垂

城中春寒即事

重來春又半
夢寐念歸期
山近衾裯薄
春寒鼓
角悲曉鍾
風送遠宿靄
日開遲
客裏真家落
愁添兩鬢絲

秋夕遣興

西園集卷之四
一
秋月清如水涼生善養堂鵲驚梧葉墜露壓稻
花香煨芋薦蛆白開橙擘蟹黃客來隨所有此
興不能忘

次韻李明甫追和蘇黃門瀉瀉池

無穢水常淨忘機鳥自馴重來圓宿夢因省是
前身尤物遺靈在珍毛薦瑞頻何當還抱子池
上琢游鱗

五言古體

次韻丁簿雜

詩壇一何峻尋盟休論且弟子性嗜酒白蓮許
入社寒水巫陽峽暮日蒼梧野大雅久不聞今
侯真作者

宴坐讀侯詩凜凜豎髮毛平實未是卑秀爽非
爲高
清如幽谷花羞殺李與桃無然而有哀請
歌楚離騷

高士亦主簿護士可一咲輕雲出巖阿皎月生
海嶠官曹無公事老木有鶴叫侯已詩道尊時
亦參衆妙

侯家好兄弟森森如竹立侯今白首去乃復坐
矮屋要當振龍鬣寧更淹驥足吉人天相之富
貴在晚福

祥鳳鳴高梧尺鷃伏短籬人行謹所趨畏途或
平達如飲鉢中水冷暖能自知我願歌考槃侯
遇亦未遲

初夏同周同人與史尉登西園後山茅亭
望遠周君有賦依韻奉和兼呈少府

青山一登嘯徒覺心閒別飄飄襟袖寒恍若御
風列泪沒塵埃中紛紛亂如蟻不期會佳人成
此兩奇絕美哉周氏子炯炯冰壺月傾蓋便如
故何必素所愜器落史少府丰姿瑩霜雪真如
汗血駒才名籍天閣抵掌同一笑心悟口難說
向晚雨初霽高柳新蟬咽倚檻雲去來不悞巾
角折揮翰有佳句明珠眩雙睫蹇予非少年所
作畫短拙萬事等白漚波間自沒滅

七言律詩

遊翠眉用蘇黃門子由韻

黛拂蛾眉兩月彎
虛亭着與小三間
吾翁先見如樽里
此地本先世聚葬之地
今亭旁多丘墓也
此老遺思比峴山
千仞遠峯和我瘦
一庭芳草伴春閑
登臨涕落當年事
不見仙人玉雪顏

次韻王季雄初春

春事年年興不窮
野塘冰泮雪初融
燒痕彷彿草萌綠
樹影扶疎梅萼紅
莫恨一生今老大
還知萬事本虛空
飢餐渴飲存吾道
尺雪今年賀歲豐

次韻處約兄春行用前韻

老去而今技已窮
在人曾次要那融
三盃村酒兄和弟
一歲春光綠換紅
兀坐悠悠閑度日
隱門咄咄靜書空
青山顧我多容態
影照清溪秀且豐

次韻胡益之初夏見懷

自是胸中三斗塵
詩兵敢敵亞夫營
愁關老子兩肩瘦
春點榴花一樹明
雨向梅邊來處細
句從夜半得時清
方床竹枕思君切
幸有吟筒話

舊情

過西園視豁然亭舊址景仰蘇黃門有感
用其留題韻示五弟八弟

西風落葉滿空山懷古情悰每愴然詩句尚傳
人化鶴危亭何在草生煙披尋舊址營華構追
繼當時醉玉船要為故家復遺業當知此舉合
為先

次韻胡約之秋興

秋山排闥翠盈軒似向高人伴酒尊桑葉一庭

濕不掃菊花滿院靜無言谷中景物隨時變
上文書信手翻恰得君詩吟未了梧桐疎雨滴
黃昏

用尊字韻寄胡約之

芙蓉紅晚對高軒何日論文共一尊祇作古詩
十九首不消柱史五千言一聲南雁霜華重連
夜西風木葉翻自嘆鬚眉今白盡復愁友道更
昏昏聞江平叔蜀中不祿

次韻呂仲見提幹題翠眉亭

亭前詩板有人臨公去知誰續好吟忽有名人
留七字競傳高價直千金曾扶諸老開皇極終
使微身墜衆陰兩岫至今愁不展此言應當老
師心

次韻李明府上事初謁登源廟用蘇黃門
韻見示

緩引前詞度嶺巔真祠猶鎮舊山川懸知幽德
如存日更有孤忠合老天雙鳥爐香新一稔兩
詩題詠播千年民安善政神應喜桑蔭兒童穉

背眠

即席次韻題

管領寶條破費不坐中着自是山人魚游淺綠
心機熟薦新我紅句語新老屋不嫌規制朴長
官最喜土風淳滿園桃李成陰密留取甘棠浣
水瀆

無題

農夫只合老山林辜負時卿一寸心老矣不堪
持手板死時何用覆斜衾有人稱善名非細對

客無慚樂最深回首暮雲天黯淡誰能更聽伯
牙琴

次韻李明府追和蘇黃門鵝鵝池

池上先生詩句香得公詩句更揄揚精神相對
陳圭瓚意氣潛交冶鎮將賢令禱容老文學
學登文定蘇山農今見謫仙即百年剩喜風流
公之門甚久
續未有名會首

次韻春愁

風林弄影舞婆娑
池塘綠皺波天上誰人

待金馬人間何路出銅駝千年史冊亂居半百
日春光晴不多飛絮落花還病酒門前佳客倦
相過

次韻葉子真賢良留題登源先廟

文皇當日伐遼東授鑰忠勲留禁中違命加誣
非信史新詩昭雪有奇功陰兵猶可殲兇悖甘
澤還能作歲豐他日或提遷固筆刪修訂實望
研窮

次韻環谷即事

本是偷閑擇一枝靜中此樂有誰知山光照座
年年在世事於人日日非春研有詩吟即事夜
燈無夢到相思漢陰老子機何有禪病今來減
帶圍

九日拜大兄墳

携家松底耐蝦蟇椒荔豚肩薦菊芽吾父洲中
無橘樹與兄庭下有荆花和羹莫遂笈邊讓破
帽無能落孟嘉衰老傷懷淚痕冷年來鬢鬢白
多此

次韻朱同人携妓見訪留題

行過晴溪鳥相導清漪猶自照蒼顏
舉酒欣然得綠鬢魚爲知機潛別浦
因避俗住空山老夫自覺無多事
賓朋時

往還

七言絕句

靜觀堂十偈 原落一首

靜觀打透兩重關無靜無觀捨一般
湏信靜時非境靜從知觀處是心觀

一聞虛室自安然何必求仙更問禪
儘日焚香閉門坐飢來喫飯困來眠

萬緣一息絲不掛一箇閑身煞瀟洒
靜中有味淡如如啞子得夢難爲話

我無官守無言責自倚欄干時一拍只因冷眼
看破來笑殺時人空擘畫

東風萬物皆舒暢野色溪光無盡藏
誰喚春來春不知草自青春花自放

春去人間日正長天工催促綠陰忙
古槐高如

爭新意自是無人知底涼

長空一望如水碧泉澗幽幽風浙浙
驚人暑退寒漸生蓼染春紅映素壁

香到梅梢歲又還老天春事不曾閑
酸風凍雪侵重戶僵卧長松獨特頑

有時檢點舊閑遊出岫行雲野渡舟
驀地靜中消息好夕陽西下水東流

贈天竺僧

衲被蒙頭付自然何須八棒十三禪
數聲啼鳥

青山外驚起幽窓一覺眠

柳

淡黃初弄正纖柔便向東風舞不休猶記西湖
相識舊只今縷縷是春愁

復陰

雲鎖浮丘六六山東風又作夜來寒枝間杏藥
開還禁陌上春泥滑未乾

環谷初夏

荷錢新綠點池塘竹枕方床午夢長山鳥鳴

簾影寂松窓風迤煮茶香

寫真

鬚眉數得莖莖个果是環谷山中人道眼靜觀
付一笑借問兩箇若箇真

七言古體

景蘇堂新復上李明府

先生德政殊清明斯堂故以景蘇名可憐向苦
糟麴厄東撐西柱懸河傾一從公來忽嗟嘆不
日雲斤還舊觀敗棟宅鼠壁篆蝸湧翠流光復

輝煥坐想岷峨遠山碧先生已矣遺陳迹華陽
三十六篇詩今日拂塵烟全壁自來蘇李兩名
家斯堂二賢愈光華看公了却此縣債步武先
生雲路快

其衰年未了初度復臨伏辱時賢載酒為
壽且揮洒佳章增光枯朽即席次韻見謝

意

白髮衰翁歲已老惜花有心猶起早無事曉窓
但高眠閉闥存青詞不掃和靖風流屋後梅

溪氣味窓前草近與細軒同窠曰亦欲集義以
養浩不解吟詩著書用自愛巖君平一箇無復
求仙事老聃寧更尋禪叅達磨皇天見憐尚不
死牽率時賢持酒賀不才自當明主棄非敢積
玉爲懷寶致君堯舜須公等山中樵夫勿多道
感興四章章五句

暑往寒來如電泡年年門外閑花草世事紛紛
自顛倒青山眼底最多情日日向人渾不老
膠擾浮生事若麻世路崎嶇易覆車爭如清淨

山人家靜觀撫掌付一笑出戶款款飛松花
一樹雪花白如玉辛夷為車荷為屋閑中享此
亦清福一雙沙禽竹上啼對客取琴彈一曲
坐讀南華一卷經富貴有年如郵亭人生怒癭
空成瓶香爐縷煙風浩蕩白鳥點破前山青

詩餘

賀新郎 次韻初夏小集

田舍爐頭語便如何學得三變羨成家數村酒
三五盃狂興發起舞只麼也迎寒送暑

待草萬言書上闕似憂端倚柱東隣女卿相事
未易許 漁歌且和芙蓉清又何須淫辭媒語
訶風詆雨勸人生且隨緣分外一毫莫取那富
貴由天付與身蹈危樞猶不覺如布衣自在都
無阻空博得雪千縷

蝶戀花 秋夜簡趙尉借韻

午夜涼生風不住河漢無聲時見疎星度佳客
伴君知未去對牀只欠蕭蕭雨 素月西更山
外吐金鴨慵添銷盡沉煙縷料想玉樓人念處

歸舟日望荷花浦

念奴嬌 清明

誰家野菜飯炊香正是江南寒食試問春光今
幾許猶剩三分之一枝上花稀柳間鶯老是處
春狼籍新來燕子尚傳晉苑消息 應記往日
西湖萬家羅綺見滿城爭出急管繁絃嘈雜處
寶馬香車如織猛省狂遊恍如昨夢何自重尋
覓杜鵑聲裏桂輪挂上空碧

水調歌頭

次韻高淨亭小集

落日水亭靜藕葉勝花香時賢飛蓋松間吟
挾胡床暑氣林深不受山色晚來逾好頓忘
樽涼妙語發天籟幽眇亦張皇 射者中奕者
勝典悠千任之 綈更調冰水賽寒漿驚餌遊
魚深逝帶箭山禽高舉此話要商量溪上採菱
女三五傍垂楊

如夢令

次韻吳即子信殘春

幾點弄晴微雨翳日薄雲來去斷送一畚春滿
徑楊花飛絮無語燕語還是舊時院宇

賀新郎 開禧丁卯端午中都借石林韻

帖子傳新語問自來翰林學士幾多人數古
江心空鑄鏡或道艾人如舞或更道水盤
或道芸香能去蠹有宮中鬪草盈盈女都
道何許 離騷古意盈洲渚也莫道龍舟
原浪花吹雨只有辟兵符子 少有詞人壯
誰肯向帖中道與絕口用兵兩箇字是
更知艱阻爲此句絳紗縷

賀新郎 端午

夜對燈花語且隨宜果盤草草兩三盃數翠玉
環中園五畝自唱山歌自舞况今夜尊前無暑
何用食前須方丈更後車何用嬋娟邀閑福自
心許 蓼花蘆葉紛江渚有沙邊寒蛩吟透梧
桐秋雨羨甚滿堂金玉富未可學人漁取怕天
也未曾相與豹遁蛟藏泉可濯有鬼神訶護盤
之阻鮮可食膾銀縷

鷓鴣詞 春愁

傷時懷抱不勝愁野水粼粼綠遍洲滿地落花

相起早非干爲看花親酌酒老農唯諾句句仁
芽 曉來猶覺寒此看雨濕風吹旗斜映吾生
八十儘諳農事公筵既徹更共烹茶高唱豳風
敬酬令尹王道桑麻樂有涯春務急見溪頭楊
柳已可藏鴉

如夢令

屬續遺語

一隻船兒沒賽七十六年裝載把柁更須牢風
飽蒲帆輕快無礙無礙匹似子猷訪戴

西園康範詩集後

右先大父康範先生詩詞共七十首其餘雜著
亦嘗編輯得二十篇并靜觀常語三十餘卷皆
錄成正本甲戌因表進曾思二書携以呈諸時
賢悉留武林親故家其冬兵興乙亥春遣人徵
索則其家已遷避他郡事平問之答云皆失之
矣先廬丙子燔於寇家藏圖書悉爲煨燼其寄
山中者詩詞草本幸無恙而雜著則無草本矣
令人愴然涕泣不能禁先生所爲文多不蓄藁
昔夢斗集詩詞時往往得之戚友所傳誦與二

父所記者視所作已百無一二存也昔先伯嘗
云先生詩更有五言山寒杏未花滅燭聞蟻傷
七言梨花院落春宵短等作爲當時名勝所稱
又七言一律首句云片片飛紅已謝春紅移榴
蓋更精神滕德粹衆議告院謂其有溫故知新
之意樂府有詠木犀末句云可是東風當日欠
商量百紫千紅春富貴無半點似渠香亦謂有
詞人風度皆不得其全篇故不在集中若夫雜
著有從季祖自得堂詩序邑庠中庸首章講義

記建朱文公堂祠本未及所謂靜觀常語皆可
以警策後生晚學今盡失之惜哉夢斗家門
祐先考以丙子下世今歲有先伯父輒相繼不
祿墜緒冰零身軀斗丈日益老大無家可居
而移徙不常此之存者恐後後散軼也亟謀
梓置之靜觀堂以傳不朽

至元戊寅夏四月望日三世孫夢斗書于天井
峯下農舍

宋處士康範先生小影



康範先生小影

賢哉大老宋季逸民行粹珪璋學貫天人六
藝旁通七畧餘事上法曾思孔門嫡嗣羞稱
訓詁究意全書碩果幸遺統繫程朱篤生主
噐史館編秩榮矣光前贈顯通直賢哉大老
所生無碍七十六秋興終訪戴血食宮墻慶
鍾爾後文名彪炳萬世不朽

嘉靖乙巳仲冬之吉

國學晚眷生南峯方契輝臣頓首拜
贊

西園康範先生實錄

宋汪處士誄

維嘉熙元年丁酉歲四月丁未宋故處士新安
環谷汪君卒嗚呼哀哉世之公卿大夫品秩非
不高名位非不崇其見稱於鄉曲者鮮矣求其
彌綸八政脩和九叙有功國家亦不多見若夫
德成家庭教尊州閭雖高蹈丘園而所以範彞
倫勵風俗者乃隱然有補於治夫子曰惟孝友
子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所謂貴不以爵也

其處士汪君之謂乎遇得邑之初即聞君爲先
生長者既至邑得君之賢過於所聞遇執幣行
弟子禮不可猶心師之邑事少間花晨月夕未
嘗不詩酒相倡酬每見君起敬肅然見其民少
有干有司者不以得杖公庭爲恥而以不見禮
於君爲終身羞辱甚似王彥方名教風化賴君
陰助今已矣嗚呼哀哉君名棹字處微世爲績
溪人曾大父文學君登樂城蘇大定公門又娶
于古靈陳氏皐考府君與考率宋文公同外家

君事母孝兄弟友義財穀不相較家雖窶而收
死恤孤賑荒拯弱視其力可爲則爲之時節祭
其先烹滌必親饋奠必敬血墓所在戒無侵犯
喜獎進後學任其邦者有事輒造問焉剖拚無
隱慕年益肆力六籍有得於養氣之論胸中浩
然也其居蕭然環堵如入蜀君平之廬其人貌
莊而氣和志寬而言約如見圖南堯夫操履純
固制行高潔則如仲車議論人物如郭林宗蔚
而文爲詩如君復信乎有道之士也西山真先

生嘗欲薦君逸民封彙示遇會春闈竣事即下
世不果上為君惜之君曰天知我厚矣嗚呼哀
哉遇之所得於目親者如此君生平學術行誼
如此遇既作文祭君退與僚佐率三老合邑之
人士凡一百三十五人會于學宮遇曰 今甲
有高蹈丘園德誼著于鄉里雖官品不及聽奏
賜謚遇子男之國不獲以聞蓋自王仲淹門人
誅其行而謚之名以謚顯今不得於朝而可無
誅乎蓋相與私謚之衆推曰然以君之學術行
誼有似乎黔婁太丘也請移其謚謚之曰康範
先生嗚呼哀哉乃為之誄曰

英英烈祖維唐越公民思其仁天旌其忠績溪
一葉實亢爾宗歷于五閏其人如龍昌于景祐
盛于熙豐儒素之緒穆如清風南渡以來書聲
益雄曰此國公福澤靡窮嗚呼哀哉偉矣先生
身在乾淳少有其志負荷乾坤兩手經濟邦人
儀刑源流外家古靈考亭見之於用俗當返藝
天命民彝是勅是循長遭開禧廟謨用兵廿

不試歸休山林婆娑丘園有聞無聲懷寶
終全吾真暮年平實精切六經浩然之氣
愈清德成教導化薰毗鄰草廬名高紹定
嗚呼哀哉孝友之行著于州閭廉介之節
寰區涕唾利祿寧食無魚弊屣富貴寧出
即家爲政沛然有餘卷而藏之莫知設施
雍雍黃冠布衣自作長歌自賦小詩刺史
從臣削書視之如無歸於太虛故在卿里
不以官環堵蕭然朝廷比尊飯糗如草肉
食同甘

衫衣鼓琴韶濩相歡僮如之朴珮玉珊瑚
忘貧對客無慚惟餘高名睡燭兩關先生
誰其可攀嗚呼哀哉績溪之陔山高水長
木潤玉在淵媚珠蔽嗚呼其萎我心隱傷
街啼甚泣門爐置香士哭于學農哀于田
惠利莫忘棺僅周身垢衾濯裳祭惟薦誠
一肉壺漿有藁五車有詩千章學傳後人
萬古彌光嗚呼哀哉人誰不歿樂哉斯丘
此谷如環芬芳九幽名以謚顯綴于旒旒
誅無愧辭非余實優窮居樂善康如

黔婁篤倫勸俗範如太丘恭惟先生母作神羞
千載重泉二子與游嗚呼哀哉

績溪縣令長樂李遇撰

康範先生行狀

維汪氏之先自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子孫因
氏焉漢龍驤將軍文和渡江居于越新安之汪
自越而遷今徽之神曰顯靈英濟王唐初以忠
受知高祖封越國公實績溪人故績溪汪氏爲
尤盛蔓于我宋俱以儒世其家先生名暉字

處微魯大父激三請鄉薦以南廡恩授文學書
游黃門蘇文定公門家藏蘇公手澤猶存魯大
母古靈陳氏大父文中雁宣和睦寇之禍避地
和州賊平歸立家於兵火餘雖窳賸貧苦不能
自給而解衣推食以濟鄉人猶如平昔有陰德
家後以與大母崔氏繼孟氏淳熙慶恩封太孺
人制所謂德足永年孫嘗論秀是也父三錫母
葛氏滕氏滕蓋吳中少師章敏公會孫女先生
勝出也紹興壬午二月二十有二日生夙喪其

父長兄賜有雋才嘗領鄉薦習周六典與同
 直閣汪公文振同師其後鄉貢君招致以教誨
 弟先生從汪公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過不復
 忘為舉文每一篇出同舍生多不及個儻有大
 志甚期用於斯世慶元癸亥鄉貢君以五舉得
 官不受卒以死先生曰吾兄止此如吾何開禧
 丁卯先生猶覓舉闕下時方用兵事日異因客
 邸中重午有感賦小詞慨然曰是尚可求仕也
 歟哉即歸不應舉因此遂棄舉文翛然無世累

不以名第介意鄉人高此
 年方五十元妃胡氏卒手
 如碧玉環慕李愿盤谷之趣結屋其中名曰環
 谷作堂以靜觀名之取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
 之語賦詩十絕以見志屋成無日不徜徉泉
 間樵夫耕叟漁人牧豎皆能與之接慙曰
 指為仙人自非疾忌未嘗不在谷中時
 逾六十風雨寒暑不遠出作堂先廬名曰
 自謂有得於孟子養氣之旨大書此章於

老常之居給事袁公甫為徽守日雅聞先生名
定間持江東常平節一路大侵先生為一畫策
勸分貧富安之袁公行部廉得其事持刺造門
求見竟以編民辭袁公歎惜而去即以勸分事
併狀其節槩聞於朝乞甄錄先生力懇縣令止
之叅政西山真公久敬先生而不相識端平甲
午今察院李公迺來為率西山屬之求先生言
行之實以逸民論其不事公不幸西山竟
皆未及上李公任此心公先生倡知愈多

嘉熙改元丁酉歲先生七十有六病以死矣寢
疾李公親問醫藥請所屬曰咸無之賦小詞如
夢令以舟自况有把把更須牢無礙無礙匹似
子猷訪戴之句盥手整衣衾奄然而逝實四月
二十有六也邑人聚哭甚哀醮金為仙佛供者
無數李公率屬致祭及合三老士人會于學宮
誄其行私謚曰康範先生先生不為章句文辭
之學而才具周密識見幽邃方有志斯世時於
國治官政民俗靡不究議論風生未嘗無及物

之心既謝科場高蹈丘園卷而藏之聲聞益著其居家處鄉曲風流典刑猶足以風動四方薰陶一世幼遭父喪甫九歲哀慕如成人時大母孟氏無恙從兄弟八人聚居先生恭兄友弟極其至事大母及其母以孝稱事同居諸母亦盡其敬鄉貢君蚤世先生經理其私撫其孤而婚嫁之及人口繁衆諸房議分田園器皿孳畜惟諸房擇而取之所不取者先生受之而已內行尤實人已知加敬待鄉人猶篤厚與鄉之後生

言必依孝悌忠信死無力葬者爲營辦之飢凍者衣食之憊愚者不倦訓誨之急難求赴愬者救護之鬪訟不決先生一言譬曉分解釋然至不忍爭者水旱之災民不堪命得先生爲之禱潦則宿雲開霽暝則甘霖滂沛積誠通於神明有義役者不逞欲破壞之先生一力扶持蹈禍機不少沮恤窮賑荒規模尤整嚴使其一日得用共帝命而立人彛厥功茂矣家庭雍肅閨門禮法相先燕居無疾聲遽色時節事先極其豐

疏果肴羞皆有常品每祭未嘗敢缺率家人行禮無敢不敬每見先世遺跡必有慘容群從子弟中有伐丘墓者泣而止之撫姻族吉凶慶吊有恩家雖貧窶處之澹如畧無戚容藜藿食布衣帛冠曾不顧也愛植花卉以灌園自適不求人知而田里童穉婦女無不知其名作詩多有妙句為諸公所稱其雜著與所編諸書皆未果論次娶胡氏同邑石門人先二十有六年卒子男四人長開蟻世次肅次點俱業儒季然亦

蚤世女一人未嫁而

孫男三人寅弱冠啓權

尚幼肅等將以來年

月二十有一日奉先生

匱窆于環谷之壽菴

胡氏同兆從治命也先

事請廷瑞為事狀以可銘于當世立言之君子廷瑞後生晚輩自先叔外祖朱德脩父與先生交契良厚遂得拜先生牀下辱收而教之館穀先生家者今且二十年知先生行事不可謂不詳固不敢以鄙陋辭而涕泗橫流不禁幾不能執筆姑摭其實著于右若其鋪張揚厲以發潛

德之幽光則有李公之誄在謹狀

嘉熙二年十月三日門人鄉貢進士唐廷瑞狀

宋處士汪君處微父墓碣銘

朝議大夫新除起居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兼
實錄院檢討官同郡呂午撰

朝散郎權知徽州軍務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宛陵饒虎臣書丹

承議郎行太學博士同郡程元鳳篆蓋

淳祐四年夏午叨除柱史七月朔日鄉之處士

汪君處微父之子壽不憚老火數百里來訪于
京懇懇致辭曰壽不天先君子棄諸孤八年矣
昔有窳窳事嚴未克乞文納諸壙不孝之罪無
以自贖今子秉史筆敢疾馳再拜求墓道之銘
庶俾潛幽賴以不泯不則歲而不得記猶不葬
也一念純孝令人感動誰可無以塞其請矧處
微父之賢午諗聞習敬之其學術行誼足以防
範名教其典刑風流足以標表區宇此漢文苑
逸民唐卓行孝友所傳之儔而所謂有道之士

也國史且宜待如之何不銘乃即其門人所狀
及午所知者叙之君名暉處微其字以紹興壬
午歲二月二十二日生少長風貌魁梧儀槩凝
重已不類凡兒九歲即遭父喪哀慕如成人事
毋以孝聞尚遠事其大母群從兄弟且同居承
順篤睦家庭無間言里黨翕稱之從鄉達直閣
汪公文振學蔚有文聲力慕高遠凡國治官政
民俗靡不究期為有用之學也慶元癸亥會其
長兄賜以五舉得官竟不受以死君即感傷無

用世意至開禧丁卯猶覓舉闕下時方用兵事
日異復慨嘆曰是尚可求仕也歎哉不就舉而
歸盡棄所業脩然不以名第介意嘉定壬申元
妃胡氏亡手營一丘縣南五里許山如玉環因
想唐人盤谷之趣結廬其中名曰環谷更作堂
以靜觀扁之取明道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詩
意自非疾忘無日不徜徉於斯君時年五十既
不事科舉即取六經諸子研精覃思窮理盡性
求所謂自得者安於貧約飯藿羹藜一飽欣有

餘喜於脩葺望花隨柳四時吟不足處家尚雍
肅曾無疾聲遽色奉先務嚴潔靡有慢心惰容
墳墓有侵伐必禁族姻有慶吊必赴以孝悌姁
睦訓家之子弟以忠信篤敬詔里之後生急難
相求者援之顛連無告者卹之解無益之忿爭
扶歎破之義役凡利可興害可除者無不盡其
情由是德意薰陶里俗丕變人至不犯於有司
誠心貫通水旱祈禱神亦無禱而不格是豈侍
俸於一旦者哉年逾六十學益老道益充溥有

得於孟子養氣之旨復於先廬葺堂榜以善養
而扁之胸中浩然者可想也給事袁公甫守徽
日雅聞君名至紹定間持江東常平節一路大
侵君獨能爲鄉邑區畫勸分貧富得所袁公行
部造門求見君以編氓辭袁公歎息而去更欲
狀其事以聞諸朝君又謝不可參政真文忠
公德秀亦久知君端平甲午秘監李公遇宰是
邑真公屬求言行之實將以名氏薦未及剡而
真公薨人莫不爲君抱憾君則曰天知我厚矣

李公之在邑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多咨
決於君至公退餘閒又未嘗不詩酒相唱酬也
後君寢疾李公入問君咸無所屬賦如夢令一
闕而逝時嘉熙丁酉四月二十有六日得年七
十有六里人追哀而聚哭之李公率僚屬致祭
又為之誄稱君清不絕物和不失已咸以為知
言噫若處微父可不謂之有道之士乎汪氏為
吾州著姓派實本英濟王績溪則王所毓之地
故支屬尤蕃大惟王生有德於民此天所以啓

佑其後使世以儒學名家君之魯大父激三拔
鄉薦以南廊恩授文學元豐間黃門蘇文定公
為邑宰與之遊甚相得娶古靈陳氏大父大中
娶崔氏繼大梁孟氏淳熙慶恩封太孺人父三
錫本伯氏安中季子祝氏所生文中命以為嗣
祝氏於徽國朱文公母夫人為諸姑三錫娶葛
氏繼滕氏章敏公曾孫女君滕出也既生有淑
質後得二三外家休光餘慶照映沾丐故學行
風節端確淳明如此君為文多偉傑吟詩率成

咳唾間平生著述有曾子子思子二卷為全書
他文未成集娶胡氏即先葬環谷者至是奉君
柩而合兆焉是為良安鄉杭村之原時嘉熙已
亥四月十一日也男子四人長開蚤世次即燾
也次點俱業儒季然亦蚤世女一人未及嫁而
亡孫男三人貞恪惟午竊惟清而不斂而節不
流昔張君婚以稱許夫清不絕物和不失已
今李公遇以稱許夫如稱堯夫夫誰曰不
宜午祝氏之銘也此也定則於君家嘗有一
之雅今又獲讀君行編而知諸公之推許者若
是其與荀淑戴良郭林宗輩之於黃叔度何以
異使午得為君傳亦必述李公之辭贊之今姑
即以為銘銘曰

夷清惠和俱聖之儔隘與不恭豈聖未優去
就若殊望望由由聞風者興天地同流吾處
微父淵乎其似清不絕物和不失已奚獨堯
夫之不激不流真有若夷惠之庶頑寬鄙故
生也安貧樂道能康濟乎一身沒兮樹石表

行垂範模於百世

宋汪先生世家

汪先生名晫字處微以字行績溪人其先即唐越國公華今為忠顯廟神績溪汪氏皆華後裔處微世居邑之城西好禮坊國初有名戡者以長者聞自邑達淮泗至於東都皆知名於處微為七世祖戡之元孫激二貢於鄉以南廊恩授文學有王淑者貧常給事書齋見激所為文亦竊為之多有警策句汪氏祖父參軍宗臣公就

教之嘉祐二年淑與激同試禮部實蘇魯登第之十淑亦登第名偶在曾華上淑嘗語人曰我壓得曾子固後汪氏有門生詩云欲似君家老王淑敢將狂語報參軍元豐末蘇公轍高安酒官移宰績溪與激交遊甚厚題其家別墅詩并所與從兄監簿公深詩並見集中答激手翰戡汪氏處微以激為曾祖再傳襲儒業不衰紹興三十二年處微生幼嗜學從同郡直閣汪公文振為舉業與兄暘皆以文稱開禧間即棄所習

放意山水乃築室環谷山中精刻六經之奧貫
穿諸子下及百家之書皆求其指歸性孝友廉
介聲望藹于鄉里賢士大夫莫不敬且愛部刺
史或訪焉則以編氓辭緣是高其行亟覬輒不
受邑大夫造廬請益不獲已則見端平改紀群
賢聚于朝參政真公德秀欲薦之不果喜爲
詩允遠於文多不蓄彙故罕得其全編每以夫
子之道得曾子而傳遠傳子思子思傳之孟子
而二子言行雜見諸書學者感不得其全處微

裒集成部帙嘉熙元年夏屬疾垂亡作小詞以
舟自况有把柁更須牢之句竊謂其奉身尊已
兢兢戰戰死而後已者也平生有詩云老矣不
堪持手板死時何用覆斜衾亦可想其爲人矣
既沒邑令李公遇率父老人士誄其行私謚曰
康範先生子燾點皆應士舉

從表姪儒林郎嚴州觀察支使胡枬撰

跋續溪汪處士屬纊所賦如夢令詞後

續溪汪處士前輩古君子也其兄弟皆交余諸

父間長兄貢士公又及識先大父尚書余於處
士故當以前輩事之其孫夢斗肄業紫陽書院
間以處士屬續所作如夢令見示人或謂其牢
把柁之句為處士奉身行已操持不懈兢兢戰
戰死而後已者余竊以為訪戴之事見處士了
於死生之大節直若跛弄馬耳生也乘輿而來
死也盡興而返靡有一毫繫着之累敬歎敬歎
世寧有斯人耶夢斗年少有文聲貢士公齋志
以沒處士卒老山林其積德之報當在後人也

寶祐甲寅夏五月從表姪豫章羅任臣書

贈通直郎康範先生汪公宋開禧間高蹈山林
誠有道之士也行脩于家庭德業其鄉里著書
以明曾思二子之學於予先生雖生不享爵位
既歿門人謚之朝廷褒而贈之幾二百年雲
仍尚克寶遺文而不墜天之報善亦云厚矣澤
民於先生為宗家子姪歛襟三復執筆慨然題
于末簡

至正辛巳九月望日新安汪澤民謹書

新安康範先生汪公以言行表于鄉桓圭衮冕
之貴易京郡鴈之富不可加乎其身清矣不易
于世不成乎名而道自達和矣終老丘園守死
吾道門人謚之當代名公鄉誅之謂清不絕物
和不失已信矣哉後世名節不朽子孫保之唯
德之是尚矣夫

鄞川鄭奕夫拜手

君子見稱者以六德六行論文藝次之邈世
不耀抱道而行非古君子歟伏讀康範先生汪
公行實或者惜其不見用於時非也志於道不

以利祿分若曾思二子嘉言善行散諸世先生
哀而成書非志道者然乎奚其用五世孫疇卿
經喪亂後什襲弗墜賢於伯魯矣竹坡待制呂
公述于前宗家禮部尚書叔志公識於後子孫
保之

洪武戊申八月三日里生舒頤敬跋

曾思二子全書序 凡四篇

著書所以明道非尚淹該而闡綺靡也天何言
哉聖人之於言蓋有不得已焉者耳世降叔季

著述漫羨蹈襲一軌去道益遠矣新安康範先生汪公暉嘉遁歿世無求于時問學操履孜孜師古非有為人之私也見曾子子思言行散於諸書於是會萃以成二編將以闡斯道行萬世先生與朱子同桑梓且並生宋紹興間朱子不及見其書成而先即世先生每以為恨焉其孫夢斗以書送官迺藏秘府褒卽秩賁泉壤矣然不得以傳於當時迨其五世孫疇一日携寫本過余披誦三復採摭據乎經傳淵源本乎伊洛

發揚先哲嘉惠來學視彼窺竊陳編衍媒希進石相去萬萬也今逢盛時曾思二子之學大明于世夫列傳所以斯文為任尚采遺書布諸區則於治教豈小補哉

正八年戊子歲四月丁卯朔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事新安汪澤民序

孔子之道曾子得之而為大學曾子之旨子思子述之而為中庸道統之傳於焉攸繫而漢志所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今皆不存後

世乃間取大小二戴禮文以相傳會要非本書也然二子之嘉言善行雜出於傳記諸書寥寥千載未有能裒而集之表而出之者新安康範汪先生與晦庵子生同時學同道肥遯丘園篤志師古乃始蒐羅彙萃以成二編藏于家塾迨其孫夢斗始獻諸朝而未克頒行于天下今其五世孫疇蓋將假以廣傳以昭先世之潛德使後學得以稽夫道之傳而不惑於世儒之陋公且得矣方今朝廷表章聖學二子

光被綸綍載建上公加謚宗述是編之行將與大學中庸相為表裏其於治道豈小補云
儒林郎松江府判官俞希魯叙

章章乎聖人之言如日月之在天上洋洋乎聖人之道如江河之行地中垂萬年而不翅亘萬世以無窮天下之人明其道者成其德遵其言者成其行况當時親炙之者乎曾子嫡聖人之傳述聖言以作大學子思紹曾子之學闡聖道而作中庸此曾思言行之成書者也千載而下

程子為之發揮朱子為之集註曾思之學於是乎天下大行然曾思之言行又有見於他經者學者漫漶而失矣新安康範汪先生輯成二帙而為之說曾思之言之行於是散而得合其嚮曾思之心亦庶矣嚮曾思所以嚮道也五世孫疇追念父而溼沒壽諸梓以行諸世曾思之忠臣也康範之子孫也

至正九年春二月己巳承直郎太平路推官致仕濱川老人程思忠叙

草廬吳先生嘗序高安李純仁所編顏子書言宋儒有備論語諸書所載合大戴記內十篇為曾子書又輯子思所言為子思子書然則曾思已有全書矣而余未之見序中但言宋儒又未之所指果何人也生晚不得拜先生門以請其詳至正八年春守績溪邑庠秀才汪疇袖其五世祖處微先生所纂曾思全書余讀之竟疑吳先生所指者其在斯乎先生生於宋紹興間與晦庵先生同時所纂之書與晦庵註書去取之

意暗合再觀先生自序之語謂晦庵聞先生曾
子書成恨不得見其本及子思書成以藁附晦
庵門人滕德粹以寄晦庵藁未達而晦庵已謝
世又謂西山真先生見此二書謂當與論孟並
行欲以表聞未達而西山逝矣德祐年間先生
三世孫夢斗以表上進省部議擬頒告天下與
論孟並行命總下而宋祚北矣嗚呼此書之所
以未行於世者如此或者又曰曾子子思已有
大學中庸之書矣余則以為夫然晦庵嘗

釋曾子三省章曰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
然則晦庵亦有惜其未全之意子思統夫曾子
者也其嘉言善行亦不止於中庸一書而已此
全書之所以宜編也先生五世孫疇以其書告
諸在位欲得一言之公使其書與論孟並行以
遠厥祖不死之心可謂善承其志矣余謂列諸
百僚者皆自道學中來豈無賢於真先生者乎
必將有以轉聞於上而頒行於天下此豈惟處
微之幸亦吾道之大幸也先生諱韓處微其字

也別號環谷當時士君子以其問學行誼似黔
婁太丘相與私謚之曰康範先生宋德祐間特
贈通直郎云

龍飛侍士浙東道宣慰使司副使金都元帥鄒
易後學朱文選克用序

祭文

維嘉熙元年歲次丁酉五月辛亥朔越十日庚
申承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
兼弓手寨兵軍正李遇謹率僚佐以辦香卮酒
致祭于近故

處士汪公七十丈之靈曰嗟嗟此邦風流幾墜
歸然一老天不憖遺惟公之賢辱居吾地善養
此身靜觀斯世清不絕物和不失己道貌在目
德音在耳云胡不見眉山失翠揮涕寫辭如此

乳水尚饗

又

維淳祐七年歲次丁未九月辛亥朔越九日巳
未迪功郎徽州績溪縣尉巡捉私茶鹽禁羨催
綱趙汝儁謹以微奠致祭于

康範先生汪公之祠惟先生貴不以爵氣足配
道文見其學實過乎名夢奠十年垂範百世風
節未泯廟像肅如汝儁叨承
覃恩竭來司警自嘆晚出莫陪雅遊偶因賜休

履敬洗酌寒泉芳菊用貺盛德尚饗

續錄進墨本表

臣汪夢斗言迺者徽州以臣先大父時所編

輯子曾子子思子全書繳申尚書省已奉指

揮送秘書省收管今將上件書刊發訖賫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臣伏以

聖皇勸學載推道統之尊遺老編書宜補經文

之缺冀叨乙覽輒用申言臣夢斗惶懼惶懼

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之治道已湮聖賢之

學術迭起自周公而下以魯鄒為繼然孟氏

之興實參攸所傳蓋皆有於著書乃可見其
明道惟有唐為先聖以歲禮迨

本朝推後賢而侑祠取彼七篇躋于六籍試
閣以之校藝經幄用之沃心故藹乎仁義之
談實翼彼性習之教嘗考諸儒哲之議論嘗
究其師友之淵源則惟二子之共宗可以下
載而缺典比逢

臨御特詔表章樂以軒垂亦俾參陪於嘉慶
之琬琰久當兼訪乎全書豈惟公之說

明神宗

九重之講閣臣先大父臣韓輦瓢自樂縑

素為生詒後人垂憲言盡黜百家之陋為往
聖繼絕學首輯二藁之全彙次悉其幽微網
羅靡所遺軼卷帙成於慶元嘉泰向不畏黨
禍之方興句讀本乎伊洛考亭間亦明師旨
之未發觀其序之所自述者豈云苟焉而漫
為之蓋以先臣之平生嘗遇諸公之許可聞
道精詣同朱熹視祝有道於外家制行潔脩

如袁甫與真德秀乃爲知己雖蹈丘園而老
死尚稱問學之淹該即其編摩亦可想見必
求諸道擬爲傳遠之書未喪斯文會有送官
之典臣無肖似生際

聖明亟煩二千石之囊封爲祗三七篇之鈔
槧昔在私塾固常出虹氣以驚人今置秘丘自
當與雲漢而在上然竊惟泉下之意豈止願
天上之藏且孔門得曾思而道有傳乃授之軻
而不絕由漢世託晉唐而言未備必待我宋
而始全蓋聚奎之運有開而載聖之文畢出
世既爭於先覩道焉可以自私必壽之堅梓
以傳人當效彼美芹而獻

主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文典統一聖真孝通神明自事
親而加百姓刑四海誠贊化育由脩身而柔
遠人懷諸侯已表屬於其人乃推行乎所學
視編輯雖筌蹄之末於就將有券鑰之同臣
抱遺書而求號知孤忠之有在仰干斧戩恭

獻甄函度幾輔

聖德之光明或以新儒習之鏈琢格言大訓恐
當與論語孟子並行鉅冊高文毋應以封禪
太元爲比其新刻先大父臣晔所編曾子子
思子全書見印造二部四冊黃綾裝褱黃羅
夾複封全內一部二冊乞留中一部二冊乞
降付尚書省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聞臣夢斗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咸淳十年四月

日徽州紫陽書院學生

江東漕貢進士臣汪夢斗上表



褒贈指揮節文

擬承節節汪夢斗劄狀為上表投進先大父焯
 所著曾子子思子墨本事德祐元年十月十八
 日批送禮部推看詳限一日申尚書省准此
 禮部長貳書判故處士汪焯所著曾思二書編
 輯精詳有補學者其孫夢斗悉上送官即不希
 望恩賞備申省取自

朝廷指揮

都司書擬照得汪夢斗以故祖汪焯所著曾子

子思子二書表進其書採摭詳備訂證精明有
補學者雖不敢希望恩賞之請

朝廷為斯文計宜加恩卹稍責泉壤

故汪特贈通直郎其曾子子思子一部二

冊降付秘書省

丞相鈞筆備照得送中

附錄外集

次韻汪文通監簿 二首

蘇頌濱

連朝暑雨意如秋過客不來誰與遊
賴有澹墨肯相顧坐令彭澤未能休

琴疎不辨彈心曲學廢誰能製
束脩賴有足人

憐病懶共成清話勸遲留

按家乘汪琛一名深字文通宋嘉祐丁酉
進士章衡榜遷承務郎史館編校公為
監簿歸時值黃門穎濱先生謫筠陽酒
宰績溪文通公因與之遊甚相得家藏

手澤
尚新

題豁然亭

按家乘亭址在邑前西坡上珠公所建

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
碧瓦千家初過雨青松萬壑正生烟
經秋卧病奔砧杵此日登臨負酒缸
請諸公作佳句壁間題我此詩先

次韻汪覃秀才

蘇東坡

季子應嗔不下機棄家來伴碧雲師
中秋冷坐無因醉半月長齋未肯辭
檝筒搖毫無忤色投名入社有新詩
飛騰桂籍世年事莫忘山中採

藥時

次韻汪法曹山間小酌

蘇穎濱

按家乘宗臣字茂公熙寧間任將作監主簿御史承禧試公詳明吏理保遷潤州司法參軍

高情不耐簿書圍行揖青山肯見隨
綠野逢花將盡日清樽追我正閒時
簷間雙燕欲生子葉底新梅正滿枝
笑殺華陽窮縣令床頭酒盡只顰眉

三山老人筆談云

汪氏有王淑者窮時常給事書冊見淑所爲
文亦竊為之多有警策語宗臣公義就教之
嘉祐二年淑與激試禮部實蘇軾嘗第之年
也淑名偶在曾鞏上淑語人曰我壓得曾子
固人曰子素無狂語淑曰今日非此狂語安
能報我汪參軍耶後汪氏有門生詩云
欲似君家老王淑敢將狂語報參軍

銓次發明傷寒書序

分經條證發明傷寒書者吾郡績仁齋汪君之
所述也陽經傳其所叙臟病傳其所勝此汪君
本於難經以著述成書之大指也歲乙巳冬幸
得識汪君而伏讀其書循古聖一定之規以啓
昔賢未發之秘其信道也篤其學也精其用
心也勤其立言也確誠愚平日所措思策諦者
一旦得見之欣幸何如哉於是亟歸山齋傳錄
銓次之大書傷寒元文以爲本經明著汪君新

義以立條目又雜采注錄以明章句中難曉之
旨其間有因條目參互而論文有復出者然序
列之先後標題之同異皆非苟然者要之汪君
所編於本經無一字之遺而汪君於義於學者
無一毫之隱太史公所謂成一家言者也或問
如此則古昔傷寒之說皆非歟曰病之於身有
傳有受傳者病之所經行受者病氣所留止也
汪君所論者傳也玉機真藏論所謂寒入合於
肺傳之於肝肝傳之於脾脾傳之於腎腎傳之

於心心傳之於肺者也太陰陽明論曰陽受風
氣陰受濕氣又曰傷於風者上先受之脉要精
微論曰惡風者陽氣受也况執論所言傷寒証
謂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以至六日厥
陰受之未嘗一字言傳也凡於足經傷寒而言
傳者皆後人之失也水潤下而就燥火炎上而
就燥故寒則腎之臟腑先受之腎之臟腑足經
也故其傳雖亦至於手經而受之者惟足經暑
則心臟腑先受之心之臟腑手經也故其傳雖

亦至於足經而受之者惟手經此傳與受之辨也汪君之書其於傳變之形證也審以立之卓而行之達者也有志於醫學者尚潛心於斯謹於銓次之餘書其所以于卷末

歲丙午六月甲子朱允升書于東倚平梅
花初月樓之老學軒

書續溪天真子汪

天命之性莫先于仁吾人之德莫先于孝孝而推心以仁民愛物亦吾性分固有之德也予致政歸田之四年山丹衛學貢士汪生茂槐庭植過予幸菴以乃翁傳見示且曰生久遠茲侍游學邊隅承族貴忝戎汪公淮遺克衛庠生茲應貢禮部便道歸省顧先考早世遺德在人翁昔守徽嘗紀入郡誌孝友傳生世感之今書為卷以藏請題其端更乞數言為重嗚呼君少失怙

事毋孝謹爲人所重尤明醫學活人甚衆是可謂克踐吾性之仁可法後人而通神明者況有聲詩傳世善道性情之正乎今庭植新遭亦然行追芳躅自茲發軔宦途受

命蒞職愈當推孝爲忠視民如子俾各安業遂生非惟象賢克孝且報

主克忠慶衍無涯矣爰力疾題其卷曰天其遺慶又書此以歸庭植其尚益敦學行克終厥德也哉

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夏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侍

經筵提督十二團營軍務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致仕金城彭澤書于天倫至樂軒

天真遺慶後叙

予嘗踰徽嶺放績溪觀石鏡與汪庭植氏遇厥後庭植從伯兄叅戎公西遊遂肄業夏校督學屢試皆優等乃貢于春官茲復與庭植遇已越

十有五年矣庭植德愈備貌愈豐時用未艾也
一日過予出文卷徵予言展而玩之厥考君以
醫隱以孝聞大司馬致仕彭公守徽時嘗錄姪
氏入郡志以範後世茲復為傳以申其說夫魏
守百政叢挫案牘堆積咸若未遑及獨孜孜惟
隱君是求惟孝是篤智矣哉太守之政其急先
務也隱君治易脩行足用於時乃以毋寡不忍
遠違賢矣哉隱君之孝其善養志也夫感物而
相應謂之風循習而勅立謂之俗風移而俗易
謂之雅為政而雅亦可以觀德矣是故太守之
賢隱君有以成其政隱君之孝太守有以求其
傳勢固相成哉勢成則言順言順而文是謂之
叙叙由作也嘉靖己丑季夏庚午甌寧梅岐謝
純書

遊鳳凰泉亭記

宜陽縣之西十里許有鳳凰山一曰靈山山上
有鳳凰泉泉上有亭亭作於前尹維揚胡公公
以翰林庶吉士為右御史左遷是邑商標著節

有冰蘄之操焉則繁繁有風雷之厲焉摧強
植弱有威愛之宜焉予未及見胡公聞之閭閻
雖兒童婦女至今頌胡公之德者不衰是在弘
治初年歷歲既久故亭日頽茂草荒穢每值冠
蓋登臨輒用嘆惋今縣簿汪子至乃脩復之汪
子者有胡公之志者也觀其人則木然無華言
訥行篤布衣蔬食澹然自居扣其中則通經博
史綽有韞藉發之政理炳之文辭問其政則玉
瑩霜潔一芥必嚴大本既端衆美咸集稽之百

姓則萬口同聲咸稱廉吏至於登高吊古覽勝
興懷則曠有雅志迥出塵俗庚子之秋鳳泉王
子偕汪子登鳳凰之山徘徊泉上久之因嘆曰
美哉山乎泉乎遐哉亭乎胡可以無繼也於是
汪子諾諾既而尋址誅茅披雲築舍不踰月而
告成工樂成之日王子與客登焉乃見諸峯環
拱檜竹交加殿閣凌霄星雲輝映下臨洛水索
迴如帶一山之勝盡在目前而凭欄是泉淵淵
冽冽古今不改嗚呼偉哉信一大奇觀矣客有

內金夕集
高岷王子酌而請曰是可以無紀乎鳳泉子曰
千仞之上萬峯之間有泉來爲有亭翼泉有汪
子口碑奚待於予言耶雖然予因泉亭之觀而
有感於爲政之道矣孔子曰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茲泉淵矣夫淵者體也時出者用也而民信
有體乎用乎夫惟體之淵也則出之言而民信
行而民悅其極也至於配天不然豈是魯初曰井
泥不食又曰井冽寒泉食茲泉冽矣爲政不有
沉乎冽乎夫惟泥而不食之也則爲禽夫惟冽

食之也則王明受福允以言用世之意也故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是亭也可以興矣高岷子曰可紀者
莫大於是遂命諸僧真騰圓望輩刻之石汪子
名茂槐字庭植徽州人蓋海內文獻之家其授
文因有自云

嘉靖辛丑春二月吉日

勅進士第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前翰林
院庶吉士鳳泉王邦瑞撰

新安西園汪杏山先生北遊集序
此吾伯祖杏山先生手澤也先生以明經宋景
定間發解江東漕試授承節即江東司制幹官
咸淳初遷文館編校與葉李等二十人謀議上
書詆丞相賈似道奸邪誤國忤似道李等坐罪
公即不仕既而宋祚歸元歲己卯尚書謝公昌
言保薦以補馬群取赴京不屈其徃來經歷處
有感於中鬱抑不平者輒形諸吟韻成編自題
其端曰北遊集後隱居教授鄉郡不幸終於客

即二子先時渡淮先生圖史悉散逸廷用勉讀
祖父書叨中詩經乃遍訪先生遺墨於親戚戴
君仲本處幸獲是藁誦歲之篋笥四十餘年於
茲矣今績溪族子喜有仁齋時弟能紹先業又
以其子彥吉為先生後遂以所獲者付之余亦
無所憂矣

至正十又七年歲丙申十月甲子將仕郎前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從姪姚廷用
拜手謹書

持此右千篇合為一編曰北遊集
戊辰如京冬十月丙申歸曰
行
客食二百七十日自吳適楚宋人魯人
道以達于燕出楊歷徐歷青歷充歷豫歷
三幽由江南經淮南河南以趨河北識太
常山渡江渡淮度濟蓋禹貢九州所履者六
生紀十二分所經者七唐十道行者四五獄鬼
共二四瀆雖不曾度可亦涉其流可謂北遊也
已天時之寒煥地里之險易人情之媿惡物產

之豐儉風俗之醇駁雖不能盡知有所知隨而
筆之目為北遊日誌至於悲傷懷感憂懼愁嘆
不能自己又每以之告與夫見人以詩為贄以
及白事述志皆不能無於此集錄之誌中或
謂冗長不雅觀則別為此集亦目為北遊非無
意也余生於南而長於北長冉冉老矣而未嘗得
至於南之極北之極而平夫嘗西行
東至雲間見海之自以為東之極今天下東必
至登萊不為東也而北乃自以為北之極
下則此遊可以為北之極且以余有生時言
北至淮極矣惜得在全宋盛時其亦北極也
耳今偷淮又踰自清復乎此遊為北之極也吁
其亦可喜也夫其亦可悲也夫集中題意夫盡
者與日誌參攷乃可互見 新安汪夢斗叙

北遊集序
新安汪夢斗叙

北遊詩集

西園汪夢斗著

旌德道中即事

天氣才晴便不同
輕輕拂面有和風
溪邊春事關心處
楊柳深青杏淺紅

涇縣琴臺

石臺突兀倚晴空
一帶春江瀉玉虹
千古佳名喚行客
騎魚何處訪琴公

當塗道中社

鷓鴣信占新霽朝
暎起樹東春衫欺
客冷社甕憶

鄉紅溪長杏花水路蒸蘭草風午殮羨狗把扶
弱有神功

過江陵鎮登秦申王墳讀決策元功精忠
粹德碑文有感近事而賦

力成和議得休兵痛罵猶煩諸老生拘執行人
招覆滅幸逃誅死罰殊輕

金陵上王煥卿提刑

英蕩觀風下帝旁六條察吏立臺霜中原自古
聞王猛一道而今有范滂園館日和歸燕樂江

城春透露桃香公餘無限離騷興故許吟人拜
下床

奧屯周卿提刑去年巡歷績溪回日有詩
留別今依韻和呈

皇華曾爲歙山留笑殺揚人汎汎舟偶話後天
非定位懸知此輩固清流一燈雪屋蟲聲絕
馬晴川草色秋倚杖儒宮橋下水夢魂須憶舊
來遊

金陵餽舟渡江至儀真登陸舟中口占六

風冷知日淡水寬得天多金陵懷古句絕唱是西河

寒波白似面遠岫劣於眉江上無多作淮南正

要詩事以詩書立國惟仁義昌當年衣帶水元不啻

與亡舟人忽驚問春事已平分江水浸鈎月晴空橫

天雲風順枕心飽朝平權尾收推尊人自許一忘

真州

天圍春漲闊水展夕陽紅已是淮南客常吟江左風

清明

他鄉逢冷食故國隔長江薄雨膏猶膩落紅香
滿腔客遊如夢醒愁事被春降正說揚州鶴俄
來雪一雙

枕上漫成

偶涉長江向北來時寒江比較花遲一春十日

九風雨百歲半生多別離佛刹疎鐘催客睡酒樓戲鼓挑人詩幽燕尚在黃雲外倭指何時是到期

次韻陳孝先制機論學名應子號月觀道

詞章記覽固虛文兀坐枯禪亦異聞萬事當如爐上雪一心莫起鏡中雲知行互進方為學理欲相參及早分吾道但從平實看求之空寂便紛紛

寶應城北門外登岸散步

陰千步強支筇一宮陰春陽野花不識

山陽月觀

匆匆分手向天涯便培
春睡醒一燈風雨夜秋
客當歸六月期
秋思澹瀟茶細與說

相思

風帆夜汎清河

風飽晴川十幅蒲月明乘興泛玻璃舟人生路

須加謹却道今非比舊時
舟次比屋

當年圖上看中原欲渡長淮夢斷魂今日
載詩去輕舟已自入桃源

桃園縣過雀林鎮即事

草舍三家市蘆林半里城灘乾去舡澁溪淨
沙明鳥跡不見過蚌胎隨處生水心石人立遠
想似相迎

舟中過天通寺

日長消困共枰棋適興何須苦用機舟窄不妨
眠對局暑輕已覺汗沾衣身如禪定一撮上心
似遊絲千里飛何似清吟發天籟精神疎暢肉
生肥

夜泊宿遷上流

舊國當年闊暑風今日生舟回溪幾曲人即月
三更

下邳永豐橋舟過其下有感

下邳即下邳也

博浪沙中擊副車却來跪履受編書欲從圯上

尋黃石今有何人孺子如

梁洪讀宣和碑

石多舟去遲亂河西渡讀殘碑三亭二閣
茫茫得安流似舊時

彭城有感

不見舊黃樓綠暗荒城四月秋風捲黃沙
向有人尚憶老坡不

市后山

生平不肯見王公家被清吟道自尊寂寞彭城

非昔比風流何處覓曾孫

夜宿黃河

輕舟自挽上危灘不見黃河古水津天上三更
下弦月夢中萬里異鄉魂苦無濁酒澆勞役喜
有清颺濯暑襟曉起掀篷明望眼寒驢載鵲過
前村

沛縣道中

謾着青鞵過小灣偶然清暑變輕寒山行却似
江南景更有群鵝浴碧瀾

漢高祖歌風臺

擊筑長歌意始真，斬蛇元是感鄉人。
大風不起人非昔，臺下滔滔泗水春。

沛城北有伍員廟，碑露立荒郊，有感。

吳若未亡齊未寒，辭人微意寓毫端。
當時借爲胥祠發，似謂諸人計契丹。

東行魚臺縣界，初聞鶯，時立夏八日。

新綠陰陰夏氣清，犢車穿入別村行。
家山今隔幾千里，始聽春鶯第一聲。

登魚臺，讀唐梁至金人碑，有感。

石臺突兀鎮荒雲，廢寺樓涼石有文。
魯國遺風無彷彿，矢魚以後幾紛紛。

明發魚臺，至古城，或云即舊濟州，未詳。

箕斗澄暉缺月升，茅花夾轂雪中行。
曉風凜凜寒城冷，濠裏荷錢無數生。

車行濟州道中，即事。

客裏休歌行路難，未容歸夢遶江南。
荆篲蔽斨人媒雉，桃葉懸門女飯蠶。
故國山河今尚在，殘

春道路暑先酣新詩收拾中州事歸與鄉人細
細談

汶上縣西門外有梁王彥章廟金人秦和
中重脩廟記存

鐵鏘戰死後梁時消得金人爲葺祠近歲江頭
幾符節過來須也讀殘碑

東平府登飛雲樓啜茶

過樓懶上最高梯爲啜茶香試上嬉簷外衆山
供遠碧却思御景下樓遲

近在平縣感馬周事

昨駕驢車入博州青山淡淡夕陽愁翻思故國
今何在枉抱忠肝似馬周

高唐州戲作

錯賦巫山十二峯西南與北偶名同便饒真是
陽臺路行雨才收夢亦空

道中不見山水

有山無水山枯槁有水無山水汗漫此處無山
亦無水風砂捲地鼻生酸

過御河有感

東漕東南由汴力此河今日力猶多隋疲民力
天下却為他人浚兩河

景州道中

前路車聲軟斜暉雨脚收柳陰家曉鵲桑椹醉

不鳩

雄州北城外過白溝河

子斧當年自畫河聖人微意不求多如何王蔡
忘前事可謂貪他却着他

道中渴水

轆轤無處汲甘泉惱得相如肺疾生憶着江南
山裏路時時一酌骨毛清

曉入涿州界看太行山

曉風刮骨似嚴寒漠漠吹沙塞鼻關卧入范陽
元不覺醒來忽見太行山

連日曉行就車擁衾不得卧

處處風吹碧草生流星時渡絳河明上車却欲
補殘睡無數樹陰啼亂鶯

宛平道中即事

驚心卵石礙劈面老沙吹越見天闊處不見雲
盡期

入都門漫賦

粉園萬雉拱宸居新邑由來草創初省署朝衣
雜狸鼠市廛人跡混龍魚望時已近行難到在
處皆寬住似踈草舞南風半黃碧客恣幽坐恰
便書

簡鄉人丘同知舜臣

不愛一身死以全千里生
分明心白天應見官卑自莫爭于公麼陰德尚
款子孫榮

見禮部尚書謝公昌言

號敬齋蜀省魁

曾將鴻筆冠群英自是蛾眉第一人執志只期
東海死傷心老作北朝臣叔入漢儀方制箕
子歸周範已陳
正須自愛不
貴身

經行舊城過宣聖廟款看石鼓不得入

墻院人家少市聲高槐古柳綠初新陰雲猶閣
西山雨城郭常吹東海塵杏纔簪花紅照樹蟲
絲羅巷畫窺人岐陽石鼓無由見深鎖儒宮碧
草春

端午

辜負昌陽酒一盃異鄉節物苦相催榴花未見
已夏半梅子空黃無雨來下土蜀皇不復產愛
君屈子有餘哀江南儘自多魚米好趁涼風及
早回

無題 二首

磧邊竹樹絕幽香燕坐雲根馮洞章馬上行人
重回首只知草軟卧牛羊

海風吹上一天秋獨卧扁舟自在流傾盡酒壺
人已醉却橫長笛荻花洲

上趙簽推 二首

名父由來產哲兒一門忠孝鶴芳菲自從藩府
馳朱轂父缺庭闈戲綵衣兵荒少淹當遂相樊
川已得未容歸魯公居外周公內清夜相思魂

夢飛公盡得杜牧樊川故聖浩然有歸志

我本即君屬部民今朝堂上拜靈椿閑閑而後

無名手寂寂之餘有此人千里家書常訓子一

言心事在裋身仙翁若問吾州政萬碧樓空不

染塵開開中原故趙禮部有時名北方宗之侯有萬碧樓夢斗曾為作賦

富春方史君萬里與之別七年矣離亂之

後不意得聚首於此一見道舊有感三首

兩邊髯鬢雪交明一笑何期在客京此會向來

隨是夢相逢喜定却還驚清今白足配嚴瀨玄英

先生鮑狂語常憂沈石城宗人台符事我定先

還故山去先生恰有北燕行

少年紅燭照銀卮頗憶沙河共客衣今說宣威

麟可佩爭如華表鶴來歸秋香斂浦杭先熟春

早初山筍更肥茗飲蕭齋客見過舊遊談塵雪

罪罪

衣冠屈辱但長吁為笑吾徒事業迂無救於亡

焉用相不知所任正非儒此方誤以逆賈為儒

也天初生摯意有謂人獨存箕道未孤迂續斯

文難別諉顏弘正學福寰區

暑中

謾說江南暑鬱蒸渠知此處烈於焚團蠅對面
如縷子蠶蚤侵肌似錦文病瘦帶圍寬一尺事
荒才思退三分夢魂自有清涼處還看冰木水
皺裙

書感

驅馳萬里且歸休三十餘年只漫遊已死舒何
叫不起霜松雪桂一山秋徽學近年惟舒公瑛

夢斗在學時松桂甚茂今聞剪伐矣

丘舜臣遣人還鄉托以家書時六月望因
走筆寄主學胡君及士招學正諸同舍

夢亦何曾渡白溝今朝却作等閑遊橫雲鶴倦
性猶野嘶雨蟬哀信已秋此事欲知詩儘有西
園才說肺先浮歸途亦及中秋月乘興同登何
處樓

安道改授休寧尹令節仲坦初門尹再成

小詩

父子雙飛對對息弦歌聲接倚州間身同華表
歸家鶴壽介庭闈潑甕蛆薯斲率山寒玉挺筍
披閭水小犀株羨餘親釜應分餉為攬飢腸幾
卷書休寧山藥初門竹
萌皆吾邦珍味

城中將相第宅樹之以木殊多茂盛因憶
家園有賦

屋頭花竹已成林奪與燕山萬里心帝里雖云
多勝宅何須底事覓清陰

七月五夜枕上漫作悲秋一首時痔下猶

未愈

楚客悲秋已自愁况於客病事悠悠金燈對我
吟清夜苦研賺人空白頭猶許存名參釋老那
知有道本伊周風翻木葉露初下笑指家林歸
去休

巧節

新涼迥晚風一笑偶相同有景如荒野無雲障
太空迥消渠水綠樹樹寒花紅星會俄已過風
光數轉蓬

羈縻四十餘日歸甌殊切自出賦歸首
朝來收拾掛風蒲肯放當年賤丈夫尚有耕廬
寄汾曲豈無卜肆在成都荷移涼意歸紅蓼竹
讓秋聲與碧梧寂寞南朝亡國恨當時為不用
真儒

水畔斜陽萬馬行柳邊殘雨一蟬鳴催人老去
何忙甚覺我新來太瘦生不死雖然如管仲有
生終是愧淵明荷鷗愈緊歸心切莫把詩書博
惡名

士節陵夷又可憐謂宜作氣一時伸恰求諤諤
廷中辯亦似厭厭泉下人身死首陽名不死家
貧陋巷道非貧世推五運今何運歸去何如老
海濱

三間小屋枕山邊一縷沈煙謝老天陳節雖貧
猶自樂希夷當亂只高眠道非日用常行外心
在吾身未有前歸去重參教透徹何須更用羨
神仙

身到羸秦古塞垣茫茫禹迹故皆存近來粵客

通南貨舊日燕人祭北門治極漢唐猶駁雜功
侔禹稷有根源紀綱法度于何是歸醉牀頭老
瓦盆

留連荒即况栖栖席地跼躄四體胝飲量素慳
愁對酒殺機元淺倦招棊相傳帝統湏求正莫
便王風久下衰歸去林間洗雙眼暮年要看太
平時

世道茫茫未解憂新涼行色且歸休四年擾擾
春如夢五袞駸駸老轉愁禹貢九州行半矣周

家十亂有人不浣紗雲冷徽山月不信林間樂
一丘

商量何必又商量休笑吾人議論長事欠剗裁
多積壓心猶疑忌少擔當無由把袖舒衷憤空
負懸弧射四方只恐秋風破茅屋急歸爛賞木
犀香

次韻效都堂薰風詩

輕颺鼓入五絃琴都是重華育物心唐殿微涼
只專嚮何如四海共清陰

問候趙簽推

龜疇五福屬鴻儒壽骨清強病應無要識維摩
今示病當知涑水本來癰心從空想塵無染念
到忘時氣自蘇此說雖非需所道於中恐亦有
工夫

送江東李宣副之官津鄴

田里創殘疫正深望醫起死息呻吟神功那用
千金藥妙處都由一寸心劔外空遺喬水望江
東將有憇棠陰十分存省新眩了歸轉洪鈞普

行錄

八月十四夜月食

盡日陰雲蔽太虛夜深却見太陽虧
妖蟄惡要索廬同寸鐵詩

寄安道

世儒多誤入旁門默坐求心謂道尊
無實力體非有用是空言窮探天命理為主
得人彙性自存寄語寒暄分與老行提此話破
昏昏

風起揚埃如天舞

卷地飛埃逐曉颺盤旋曲折勢颺颺
迤前舊說回風舞今見傳停楚女腰

別左司杜郎中

相見匆匆即告歸江南魚米儘堪娛
樹林浩有秋聲老客路誰憐月影孤
班序自還君富貴齋居尤着已工夫
他時會無他說敢問於仁已

近無左司有堂名近

簡楊治中

當年北騎壓抗城奮

成野去軍知徐鉉攝文

駕猶如退步行上介尚能分女不應班

公軒

別方萬里

異鄉成解后却是受恩深白雪千絲髮青山一
掬心憂殘橫老淚悲極輒高吟此意都相似鍾
期合鑄金

門外桑乾水我行君尚留話長見恨晚情苦意

如秋此道今盡絕何人可與謀臨行重分首吾
教尚多憂

柯山趙公屢更麾節多在浙東西皆有美
政德祐正為浙東憲入景炎猶為閩浙招
捕今被召入覲從行幕客則吳元鎮與朱
景日武博景日向在上座亦辱識此來所
甜相去差遠至是出舊城方能報元鎮謁
併言別故就訪景日不遇因得見招捕
公蒙燕接元鎮語其款款甚詳

奉呈資一笑

元鎮吳安朝景日朱升

復京路入古神州况復驅車渡白溝蜀主未能
重造漢商孫不免亦侯周九重注想聞猶告五
事開陳動冕旒耿耿胷中有餘意西山老碧不

勝秋

是日有旨召對
公上江南五事

遺愛曾留浙水濱北方正自素相聞長途廣唱
多名筆舊府賓僚盡富文往昔知音有吳季從
來難吏是朱雲聯鑣向闕成嚴覲拜得恩言定
不群

當年不得拜前呵相遇今時可奈何病骨已愁
飛雪早衰年敢謂見天多既無上策禪朝論惟
有東還聽壤歌出處從知元有分恐言蕪善說
樂適

上故相留公

蒼天有意不能違行邁心搖賦黍離
既遭艱尋罷政質如在位必遲疑
身逢今日多休問事在當年偶少思
緣是與申輕放人力爭不似田
痕時

駢屋望時聞南面獨班宣
雖言上卷尤深甚只
奇前街固愴然舊日恩堂炊已熟
孩敗柳柰
荒蟬公入朝不屈止
稱前正奉大夫

留示遠雲甫秀才

舟車要覓詩衰年忍負始來時
未成班氏賦僅見韓山一片碑
歸信正須傳鴈帛秋不為憶
尊絲今朝再渡桑乾水月朗風清誰
思

遺山諸老號儒宗竊與余懷正不同了得高吟
猶小技窮知實理是全功生民皆本詩書出字
宙元包性分中來此無人同我意拳拳望子華
顏風遺山中原故詩
人元好問也

車出范陽界望太行已不見

又別太行去征衫滄淚班仙游在北岳騷興滿
西山世換碧如古雲收意侶閑

惟州回楊柳在城南和庄有碑

敗柳能消藥一圓鵝黃裊裊復春妍世間真有
回楊事却道枯骸不解僊

連日車行風寒

不奈淒風透敝裘高眠車上被蒙頭自憐病骨
生來弱莫恨客途寒可憂雅操素持四不出狂
吟且和二宜休家鄉才喜清無暑露下芙蓉一
院秋

貝丘道中看王莽所塞黃河舊迹

從來四瀆各入海底事黃河今亂淮新莽智歎

出神禹坐令四瀆名實垂

東平道中追思來途

去時薰入五絃琴汶上繁陰暑氣清寂寞荒村
驚葉落又驅雙轂過龜陰

九日前一日過東平城中見賣糕有感

獵獵霜飈颭菊枝盤中粉餌趁時炊承平節物
今猶見却憶劉郎舊欠詩

汶陽重九

燒燈絕了客天涯秋過重陽未到家自嘆清狂

搔白髮不堪好酒黃花折腰肯使羞元亮落
帽多應罪孟嘉寂寞汶陽溪上路寒風拂柳晚
陰斜

濟州至魯橋鎮即事

過了潘郎一句詩塗中風雨尚垂垂少人耕處
地最闊多日陰時秋更悲山向近來青淡淡樹
因遠看黑離離魯橋有水租船去明眼先朝一
片碑

明發魯橋鎮舟行

泗水阻小艇孤汀恰水生來時孤汀無水一炊
雲外熟雙槳雨中行衣醜梅天濶遂踈臘月清
江南稍有信鵲報曉來晴

舟次耿山喜霧

曉來乘雨過留城屈指徐州一有程到得耿山
程已半雲收時也放新晴

頑怪破處見秋風
連簇起參花
小帽沾蒲飽晚風
驚得

睡中過彭城

驚殘時夢語啾啾
元不覺依前不
黃樓

重題呂梁洪

新安江最險此險越艱難亂石紛如錯
若環危爭分寸地只在折旋間何似平夷了
舟利往還

月夜舟行晚發呂梁洪下遊更餘至樊

熒起長庚落霧空秋意寬
明火灑農胃開金

心尾水光涵月白霜氣挾風寒舟取北爲近川
流泗最安馬橋市來喚莫是夜將闌

舟過橫江浦近申刻舟人款取小

河出淮浦路四十里既入小清河

湖底竹舟如駛次早已至山陽

前火舟才能據嬰津水趁晚

勢殊順舟相親因知密路無多

別家時恰舟流却扶杖逢人便

鄉人

易舟泛和溝有懷來塗

過得淮來便是家沿流草樹尚芳華幽燕回首

黃雲外想見寒風舞雪花

維揚見陳孝先制機辱授館因呈小詩見

意

倦客秋帆歸較遲亦聞采藻魯侯池不煩下榻
眠高士寧復登樓卧小兒病弱耐霜癰伴我寒
風吹面鬢如絲君非能出不能處心事相同因

得知

呈隆興總管王都水友直

南朝舊名族貴盛數諸王
世國恨何極餘生計
尚長風流豫章守人物水曹郎
客裏吟尤苦秋
江卧夕陽

當日鳳臺下鹿鳴同着鞭
魚龍既懸絕鷄犬竟
難仙危葉愁霜病寒花紛晚妍
幽窓論舊事客
抱固凄然

楊子橋

友樽解艇下邦濤
暮色浮空宿雨收
已入伊婁

河裏去來朝穩穩飯真州

渡江至龍潭助事

敗蘆衰柳落江隈才見黃雲接晦堆
舟趁瀾狂斜入浦帆因風飽不依
桅青山數閱世興廢白
靜窺人去來地暖江南未吹雪
小春天氣正
梅

竹篠村店肆筆

西望武昌東夏口下窺鐵甕固依然
英雄爭戰幾編史
狂客浮遊一葉艇
把酒臨風懷古處題

評記我過江年謾言足跡半天下未必詩名所
在傳

上宣副定甫十二韻

建鄴古都會東南氣勢雄宣流分漢使禮樂有
周公自是通儒術元非急治功一江秋色外九
郡月明中雲澤遍田里聲華徹吳穹藩方小盤
薄廊廟即春容力可安燕祚學能傳孔宗經綸
方寸起勳德古人同安息五官寂靈存萬慮空
并寒耶起浪木靜不驚風定者心之主行弓用

以克蒼生望霖雨寧父蟄泥龍

送宗人熙甫入都

柄柄我輩只如斯壯矣如君百倍宜若是曾襟
合西豹未應位置下丘遲二姓併用丘遲指舜陂涵鴈
影日欲落霜淨蟬枝風亂吹一路盡皆懷古處
任城多有漢時碑

登雨華臺讀馬季園碑

寒江如夢夕陽斜休笑諸賢誤晉家雨打風吹
碑已泐英辭空自雨天華

呈金陵教授陳宜之鉞前進士三人居慈湖

文物依然故燕園扶持云是有師門
花似醒醉夫夢類藻如招騷客魂門戶固緣太丘重鄉人素仰后山尊曹溪一滴西江漲款乞開堂舊倡翻

題鄉友葉景星號洪堂因所居之村而名
心胸欲闕肆意氣要恢張力可弘吾道方能大
此堂簾開寬一作容燕入庭闊受花香於以警為

心故鄉

塗轎行口占

筍輿咿軋亂山隈擁鼻清吟當採梅

憂責少人皆喜慰遠鄉回樹猶綠暗知霜薄雲
漸紅深欲雪來自說江南好風景江南尤更有

奇才

南園歌傷吳履齋舊景

寂寞南園今如此主人一斥循州死南園如此
未足非宗周隨歌黍離離丞相當年坐黃閣

是比兵渡荆楚不知宣闕有何功却以鈞軸孫
狡童丞相身謀固已失坐此謀失亡人國梅花
嶺外滿寒風薊門降王亦再來南園池館不似
舊百花憔悴竹樹瘦不堪回首望錢塘宮闕
頽草在荒郊夫姦人如王蔡又無惠卿才可受
丞相有見非不長而乃升之中書堂我行齒
淚雨下不免寒心怒欲罵不特要寫平泉詩更
復要草連宮辭嗚呼吳丞相手提健筆巖廊
簾皇有訓聖日星非讀書人毋用相博飲好色

不肖子可以公台作邊賞履翁之計早出此老
骨不死椒花瘴西湖一碧無片塵南園花草十
年春

右履翁再相力言姦邪誤國數事請必行之
理皇竟不能平會似道以江上肅清之報徑
達禁中上遂罷潛相明日乃以似道奏付外
然則似道之相豈履翁意哉余所聞如此即
書于此

雨中曉行

馬上鷄聲黃葉村擁衾人卧閉柴門征裘塵土
休煩洗留取燈前看泥痕

寧川道中口占

緩兀吟鞍去轡長袖裏垂煙分村遠近水見地
高卑風緊鳥飛疾川寒魚上遲擁爐雪又
已數歸期

入叢山隘見雪

天公有意相歸程曉起千峯照眼明一白自能
應百醜只疑風味太清生

詩餘

南鄉子

初入都門謾賦

西北有神州曾倚斜陽江上樓目斷淮南山一
抹何由載淚東風灑汗流何事却狂遊直駕
驢車渡白溝自古幽燕爲絕塞休愁未是窮荒
天盡頭

朝中措

客邸有感

人言樓觀似寥陽魏倚太清旁便有二京賦手
也須費力鋪張客窗夢斷星稀月澹一枕凄

涼舊日春風汴水多小筆楊

八月圓

尋常一樣窓前月人只看中秋年年今夜尋
詩酒共上高樓一奩明鏡能圓幾度白了人
頭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少年遊

金縷曲

月夕感懷

滿目飛明鏡憶年時呼朋樓上暢懷觴詠圓
今宵依前好詩酒不成佳興身恰在燕臺天
一段淒涼心中事被秋心照破其餘蘊却不

訴貧病 宮庭花草埋幽徑想夜深女墻還有
過來蟾影千古詞人傷情處舊說石城形勝今
又說斷橋風韻客裏嬋娟却相侶只後朝不見
潮來信且喜得四邊靜

摸魚兒

過東平有感

憶舊時東方郡東原儘是佳處梁都破了尋南
渡幾遍狐號鷄舞君試覩環一抹荒城草色今
如許芳華舊地曾一上飛雲歌臺酒館落日亂
鷗度 吟情苦滴盡英雄老淚淒酸非是兒女

西湖似我西湖否只怕不如西子秋欲暮要一
看秋波又自催歸計休浪語待過江說與高車
駟馬今是朝天路

憶古揚州

賀宗人熙甫赴任

選得官歸黃埃滿面難於奏賦明光殿秋帆落
日渡淮來三盃酒濁憑誰勸 舊日佳詞自吟
一遍綠袍不是嫦娥剪紅樓十里古揚州無人
爲把朱簾捲

此遊集終

績溪縣學會冬全開講

十一月新學

邑庠既燬于寇年餘未脩近寓于西園西園
蓋某先世諸老從故侯蘇文定公論文講學
之地今因其屋之舊而粉飾之列爲齋序石
故學子相與摩習其中不以干戈未息又廢
詩書禮樂之教也此令尹大夫之意博士奉
以行之世變紛紜士失其職乃今簞紳朋來
弦誦有地博士君以書來道多士之意欲俾
某分臯比半席而質正所聞某草土餘生不

得與於斯文而或謂講學與仕宦不同古人
遭難可以不仕未嘗可以不學朱文公遭其
長子受之往金華從學時呂成公正在郎中
公憂中成公不以此故納之然則烏乎不可
某自華亭歸跼伏丘園無復斯世意遭時之
艱勉強酬接亂定苟活已非故吾矣承友朋
之不鄙其愚也欲起於倚廬以先正教子之
事為勉然其終不能釋然以而吾道不可使之
晦諸君之盛意不可辜也

說為講義一篇以納其與諸君商確之以示
無負於天地可也

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何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天地
以生物為心當於物正生時可見何獨於復見
之蓋物正生時萬彙已盡發育有嘉已盡蕃茂
天地生生之道發露在外人皆可見矣不必言
其見也此正月二陽泰四月四陽大壯三月五
陽夬四月六陽乾皆陽氣用事以生為職之時

易不言其見天地之心也。至五月一陰生，積而至於十月於卦為坤，六陰極矣。故其冰霜沍，寒風雪淒凍，草木黃落，含藏蟄萬彙，百嘉之類若盡息滅矣。天地生物之心，何由而可見乎？雖然，靜極則動，陰陽相感之機，無一息間斷。古人於十月純陰之時，謂之陽月，以其一陽生五陰之下，群陰漸退，一陽漸長。於是沍寒者可煦，淒凍者可融，黃落者可萌，甲藏蟄者可振動。斯時也，物雖未生而生之道已勃然，不可禦此之

謂復此之謂見天地之心。夫純陰疑於

此冬至陽回如去而歸，如失而得，故謂之復。天地之心不見於顯然之時，而隱然見於殺氣之中。此是生物之幾，如俗所謂

頭是也。雖若

不可見而實可見者也。嗚呼！天地生物之心，於復可見，天地以陰隲斯文為心，不亦於吾道之復見之乎？諸君徒傷世道之否，宇宙閉塞，賢人匿藏，萬象蕭條，而詩書如故，紙唾禮樂為何，於將謂四教可廢，五常可泯，六經可奪，儒業播於

不用矣吾道剝蝕不殊窮冬吁天地以陰隲斯
文為心豈欲世之亂至此極乎嘗考晉末衣冠
凌夷儒者索然喪氣吾道剝蝕甚矣隋王仲淹
教授河汾著書立言諸儒生受業者不一吾道
亦如冬至之復矣唐興貞觀之治率其高弟子
為之然則當晉之季吾道剝蝕真如純陰用事
物生已息而仲淹得以不死蓋殫果不食之象
天地陰隲斯文之心亦可見也諸君其謂時不
尚文時未及學遽自以為吾道不振儒不足貴

其於自暴自棄也其猶謂吾道乃人生日用常
行之道斯民共由之而不知者本無晦明本無
絕續時若晦矣而晦之中自有明之幾時若絕
矣而絕之中自有續之幾若於其幾見得分曉
便足以見天地之心既見得此幾是天地陰隲
斯文之心使然也夫夫者晦者明之使愈明若絕
者續之使愈明也夫夫者明者明之使愈明若絕
將如冬至之復而春矣其又誰論夫所謂吾道
之晦而必使之明也所謂吾道之絕而必使之續又何

為而可明也。而所續也。蓋吾道非他所謂道。
親曰君臣有義曰夫婦有別曰長幼有序曰朋
友有信是五者天命之性民彝之理所謂勅者
勅此而已所謂紀者紀此而已矣。為曰徒教敷
五教者此也。今之世。事擾擾聖智未具。孰主張
之孰扶持之。孰糾繩之。有不可不泅其父子之倫者
乎。然所謂有義者。終不可泅也。所謂有別者。
所謂有信者。亦猶陰殺之中。有陽生之幾。一
念才覺。為臣盡忠。便足以見本心。復矣。有不泅

者。終不可泅也。亦猶陰殺之中。有陽生之幾。一
念才覺。為臣盡忠。便足以見本心。復矣。有不泅
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者乎。然所謂別序信者。
終不可泅也。亦猶陰殺之中。有陽生之幾。一
念才覺。為臣盡忠。便足以見本心。復矣。非
夫義婦順長令幼從同門合志。便可見本心。復
矣。天命之性。民彝之理。一旦喪失。人類滅矣。非
天地生物之心也。至此而復之。乃天地之心也。
其於道未悉。猶幸昔從當世賢哲。習聞餘論。佩

服家教此心之最靈最虛者不敢以世變喪其
本真如護寶珠如捧拱璧兢兢業業得以不墜
今冉冉老矣所賴以明之續之實後者之責
乃今承令尹博士君使與鄉之父兄弟處習
其舊聞聖賢於道死而後已之言復有感於世
運之變故拳拳以勅天命紀民彛闡明迓續斯
道為諸君告出治者治此而已令尹大夫事也
同教者教此而已博士事也學者學此而已其
與者無事也其務也當天地之間

續錄

華亭縣九峯書院記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人患不知學既知學矣又當知天理人慾之辨六經
不言學字言學始於說命秦漢隋唐以來字義不明
訓一學字極是舛錯近來所謂儒者之學不過讀書
作文治科第釣爵祿而已吁曾是可以言學此固非
夫子所謂古之學亦非夫子所謂今之學且夫子之
時尚無所謂讀書作文之弊而夫子已有為己為人
之分何也朱子之說未著諸老先生訓童蒙解學字

必曰學者學先王之道也何謂先王之道昔者帝舜
使契爲司徒教以數五教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謂道也所謂民性之本
善者也學者學此而已夫子之時既無近世讀書作
文之俗學何莫非學乎此者夫子何以又有爲已爲
人之分然是五者莫非已也人當以此五事爲已分
上專一有未盡則已分未盡是故父子有親或有未
親必求先覺所以有親者效而則之至於必有親矣
已分合當爲者耳君臣必有義或有未盡必求先

覺所以有義者效而則之至於必有義矣亦已分合
當爲者耳夫婦長幼朋友亦然如使學爲父子有親
者不曰已分合如此有親而乃曰吾能如此有親則
人知我能處父子也學君臣有義者不曰已分合如
此有義而乃曰吾能如此有義則人知我能處君臣
也推之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是欲見知於人以若
所爲皆似不干已事是之謂爲人人於五者上着工
把作已分合爲便是爲已總把作求人知而後爲便
是爲人爲已便是天理爲人便是人歎聖人教人直

是如此分別毫釐有差便有理慾之判若使聖人見後世之學讀書作文專於沽科第釣爵祿又豈不大可哀哉。身不才辱雲臺部門不遠六七百里專使招致碑正臯比之席夫亦固以其家學之承可以相與發明不知其中空空如此何以爲說嘗聞先大父康範先生云天下事惟天理人慾兩塗出乎彼則入乎此人最患路頭之差今且發明夫子所以爲古今之學而致辯於理慾之分以先正其所由之塗過此以往無非可商量之日諸賢其尚勉之哉

心

心何物也雖人人有之而難言也亦不必言可也而又不容不言也世固有指血肉之包以爲心又有誤以知覺作用處爲心夫以血肉之包爲心此是一等愚朦冥頑之人本不足責吾心方不運寸函宇宙貫古今悠然千萬里之遠無所不至寒暑千萬世之上無所不照若止一血肉之包則心亦一死物耳豈能如此孟子已後惟漢董仲舒唐韓愈畧識此心餘則以血肉之包爲心耳猶未爲心學病至於指知覺作

用處為心特知心之發露處而心之本體元來未識也此佛氏言心之病而近世象山之學宗之愚謂心也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變本虛靈不昧却是

一個活物或時而哀樂生焉或時而喜怒生焉神者有時而不神明者有時而不明遂至於失其心蓋心本靜有時不能不動人惟有以制其動其動也以天而不以人則虛靈不昧全體可以無失夢中蚤聞先康範家庭之訓有云沐浴設教只從實事上用工夫論語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言動何嘗

言心夫子非不言心也特不言

至孟子始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及性善之說

仁人心之說要先識心之本體而後加防範涵養之

功有所謂存心有所謂養心有所謂盡心有所謂求

放心亦非故與夫子異也夫子之時道學未為不明

如劉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見得此時人猶

未至於不識本心故殊洒設教止是語人以防範涵

養之功時至戰國道學不明又甚於夫子之時人皆

不識其本心孟子不得不如此說先康範謂象山之學止是得於佛之所謂心而文之以孟子之說我文公攻之是矣本朝濂洛諸先儒輩出更相發揮增光潤色孔子孟之旨道學大明言心學非如漢唐之陋亦已無異端之偏正慮防範涵養之功有所未盡耳今日當如夫子從實事上加工夫不可如陸氏只以寸心藉口漸言漸差近因漕使以真西山心經遍示道諸學邑某作策舉一為問諸賢輩譁然一辭無掇拾緒餘以應之

吾用惕然憂斗不才何事畢比之庸碌無所發明願諸賢於本心上加涵養之功使虛靈不昧存之而勿失則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當必有可觀者幸相與勉之

天理人欲

甲申五月朔紫陽書院講

慶斗少聞先大父康範家庭之訓有云天理人欲四字隨處體認自受用不盡其奉此於讀書行事間每見一言一事便分天理人欲兩途始自人生而靜觀之渾然天理冲漠無朕萬善畢備無一毫人欲雜乎

其中何惡可言及夫感物而動天理人欲兩途於此
平分所謂幾善惡是時人欲雖生天理未損所謂善
惡二字最好看幾字正是理欲勝負分兩個路頭處
去而之善固在此去而之惡亦在此然是時天理人
欲方交戰於胸中勝負未分天理勝則本然之善固
在不幸而人欲勝則下趨於惡本然之善始喪亡無
餘矣近日病中看得此話猶覺親切善作一箇分
天理人欲宗摩二途以自警吁天下無獨有對理
與欲為對者也天下有獨無對天理是也如天有

雲陽陰陽迭運而成成功此無獨必有對也古人謂
陽以成感為名而陰以助之故陽者有獨無對也天
理屬陽人欲屬陰故亦如此凡善皆天理為剛為健
為正大為光明凡惡皆人欲為柔為順為邪曲為暗
昧學者於此而慎其所趨則陽明用事而陰濁不行
此所謂能處置者也聖賢所謂脩道所謂立命所謂
存心所謂復性所謂求仁曰脩曰立曰存曰復曰求
此處置之說要不過使人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云爾
此學者最急務也某在雲間義塾三年只以此說

與友朋相切磋初時似迂闊及說到通透時行持體
驗亦自有得處一日某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問諸
從遊曰聖人之教學者務在闡明開剖此話分曉寒
其所不可由之途必導其所可入之門今利因罕言
而命與仁又罕言既窒之於彼又不闡之於此聖人
之意何也此亦是一大議論時會下有一衛生答曰
利是人欲命與仁是天理聖人固不以欲誘天下而
亦不輕以此理責天下此當時第一直是使人
快其歸時文為講始復一其始復者天理人欲

長之幾也然則道學是陰生而格致富有以神絕
之謂關及道學而猶微當有以保培之乃是
人戰時作處置工夫此席實舉梅庵先生感
為說衛生聽畢又拱手曰先生真是一摑一
其切謂學者必如此方為有益不特學者有益
其人得以自信其學見亦為有益某自離雲間以來
向衛生一向是進今某忝據筆比五載于茲亦常常
以此語相切磋惟慮諸講而不聽聽而不思思而不
行行而不力亦徒講耳聖賢說學必說知行互進某

不勝區區之見輒以天理人欲消長勝負之說不嫌
為迂闊而重告焉前日周公甫所講君子食無不飽
居無求安章摘出來之一字有說也夫人不食則飢
而一固不能不食食以充饑足矣若求飽焉則有貪
婪繁榮之意夫人不處而顛土處而病固不能不居
是以前所引足矣若求安焉即有縱肆之意此病是
天理人欲之分食以充饑天理也飽而流於貪是
繁榮人欲也古以敵風雨天理也求安而流於肆
人欲也以此而論則是非如山先求飽而後求安
兩塗本無難辯人誰不願存天理而去人欲然學者
不患於分曉處差只患於近似處差紫之亂朱鄭聲
之亂雅樂近似者最可患也張以洪所講貞而不諒
一章正是此說夫貞出於天理諒出於人欲真正固
也有執之意諒非貞而亦有執之意諒之執所執者
一貞之執所執者中人若以諒為善則是為近似乎
貞者誤矣聖人故斷然曰君子貞而不諒雖然以洪
之說得其意乃引而不發更有一說同一欲也而其
實有不同如其欲逐逐將以求吾所大欲欲敗度欲

速則不達皆是欲之惡者直謂之人欲是也至於我欲仁斯仁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可欲之謂善皆是欲之好者此欲正是善端謂之天理亦可也欲於此則可欲於彼則不可夫既欲於此又欲於彼則胷中無所主甚矣故當有處置之說生我所欲義我所欲兩欲字是一箇好一箇不好生我所欲出於人欲義我所欲出於天理到舍生取義便是去人欲而存天理此是善處置者然又有一字分爲兩塗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一箇欲字無該

好與不好在中富貴人之所欲此欲字之意未分以其道得之而處則全向人欲邊去不以其道待之而不處則自向天理邊來前日吳吉甫所講此章亦已自得處連日聽諸賢講躍然自喜不可謂無益不知諸賢之聽者能思而擇擇而行行而力否而吁人每患知而不行今說天理人欲消長勝負如此或明理主於靜渾然天理不雜人欲欲生於動動而復乎靜其欲終歸於天理動而一向動更無靜時其欲流於人欲而不返此是知一截話既知矣於靜處則敬

以涵養到動時則又復靜則必使動而為欲於靜而歸於天理不使之執而無靜而其欲流於人欲此是行一截話仲夏告朔此為何時朱光通炎半微陰眇重淵是月也陰長而陽消善惡爭勝負之際也某遣念先訓方作此圖以自警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自期他日可見先人於地下而諸賢所講適有關於此說不敢自書味此圖致對時祈護之祝以得以及圖外未盡之意請以開視之而一與

北遊詩集後序

北遊詩集西園杏山先生所自題以誌北遊者

也昌言北遊也昔者先生為史館編校時賈似道

當國先生與葉李等二十人謀議上書諫之李

等坐罪先生歸養林下已而胡元應閣尚書謝

昌言保薦辟取赴京不屈其所從來處輒有題

詠成帙自題其端曰北遊集題嘉靖戊戌先生

之後曰中丘官宜陽追思其先君子主靜翁易

養之囑不自寧謀錢梓會倉溪簿姪曰璉至與

之語協若印契遂捐俸遣其子瑄持以授其姪
巴庠生球編校入刻刻成間以示子俾題其後
予惟詩也者所以宣暢其心之所往非無因而
強作者也允論詩者當觀其所重杏山之詩憐
倦舊國所重者不平耳今觀其詩曰拘執行人
招覆城卒逃誅死罰殊輕是其不平之氣見於
過江陵也中原自古聞王征一道而今有范
滂又曰倚杖儒宮橋下水亭晚須憶舊來遊蓋
借其念舊之思以哀故國非欲其恤已想故人

也此不平之見於上提刑者然也曰當年圖上
看中原欲渡長淮斷魂又曰欲從地上尋黃
石今有何人孺子如是不平之見於下至者然
也此至燕京曰相傳帝統湏求正莫使王風久
下衰又曰不死雖然如管仲有生終是愧淵明
是其一字一句無非不平之氣忠憤之心所發
也是故論先生者不於其辭之流麗清新不於
其辭之典雅平易不於其辭之蕭散簡淡惟於
其所重者致心焉斯得之矣予不佞姑因其所

委摘其重者書之

嘉靖癸卯十月望日國學菴晚生鶴溪黃槐書

北遊集序

北遊集者集汪杏山先生北遊之詩也先生為
宋史館編校忤賈似道歸入元謝昌言薦之先
生不屈嗟乎度宗朝國事方殷疆圉孔棘誰不
少壯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之衢以赴功名之
會也邪先生執義靡撓遯世無悔今讀其詩辭
華艷寂浮雲富貴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蒼
古以則調參古以錯變悲鳴以泄不平泯泯乎
可觀也已其警句執志東海傷心北朝云者蓋

有亮職之忠保身之智焉使先生當治世遭明
主必膺寄受託嶽立虎躍表見流輩乃竟不遇
也悲哉或曰用舍有命亦關氣數文帝之明賈
誼李廣沒於下位武帝之好文董仲舒不能安
於朝嗚呼宋季南轅此乾坤何等時而諉諸漢
二帝耶先生雖沮抑於生時論實定於身後大
人君子懷其儀刑騷人文士服其緒理俎豆去
秋勃勃然有生氣論定固
春秋之不幸高
世於先生之

不過也美悲哉詩九百十五篇先生來
藏于家訛缺姑仍之以俟知者先生履歷載新
安郡志及文獻志茲故畧云

正德元年二月

賜進士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晚生瀛川章

瑞書

書汪杏山先生出遊後

杏山先生出遊後江東漕試與方

生高里漕試與方運懷泰離之悲

深自緇曉而曉公交章齊屬先生飲為

柳之行恐非與世隔之直夜不得心為一

行觀其味甚佳似不

樂見矣

變不欲行於時而姑以明道以世耳

失之激而亦不從於隨蓋有得於人

道可謂之也。子汝即先生聞錄也。以此集授于汝。汝當為之。有諒夫先生之心者。如此。汝當為之。以備之時。嘉靖辛丑五月上浣。子汝滿。相書。

香山先生北遊集序

嘗謂文章在天地間。其顯與晦。雖互為有。而之存乎吾人。耳矣。昔昌黎文章為當代所宗。至宋。孔伯歐。公素。初。又乎世。公類。望。敬。篋。已。老。韓。子。謂。其。為。於。古。而。雖。美。弗。彰。莫。為。也。後。雖。其。弗。備。位。引。按。家。乘。謂。其。香山。先生。其。有。而。初。十。卷。元。季。時。區。里。有。曰。戴。仲。其。為。取。赴。京。紆。仁。齋。

先生因附片時... 遭世變旋殉
前所附稿本... 先生之痛憾以
歎嗚呼先生... 稿乃終有以公於

聖祖龍飛... 人後商周... 宵字句... 之得容... 未位其... 姑錄之... 亦敢忘... 音補綴

詳定既而... 峽山... 得之前... 能索... 東... 先生... 固... 表... 幸... 丑... 付... 之... 老... 商... 球... 謹... 書

跋栗谷杏山二先生詩集

環谷杏山二詩集微續溪江中坵先生之所刻

也環谷詩學名家舊矣杏山其孫也復以詩善

鳴于後故二集士人傳誦久且不衰中坵又裔

孫也謹刻之以廣二先生之雅用傳不朽嗟乎

五經錄著于王氏無仲淹則其淪否弗可知也

眉山東坡大全亦得其孫仲虎校而世始稱爲

善本有孫如中坵是能過而弗傳乎今考其行

能則勁節真率和氣群物真足以激貪廣介誦

其篇什則溫厚雄渾悲壯蕭散復能以黜浮祛
晦非博洽之至識見之精涵養之定何以至此
然後信中坵家學一脉尤不可誣也且中坵綽
有醞藉兼抱絕藝命與文戾屢不為衡文者錄
俯首選貢受宜陽簿行已謙而厲志廉謙則察
案協其廉甚至於朝無夕儲也以故大為臺司
稱異獎勞褒美辭若一口士大夫有文百姓有
謹是二先生之詩作於已而中坵之播聲詩者
實出於人也其視冲淹仲虎殆相上下而此集
盛傳又將與五經錄東坡大全並為世重矣予
與中坵幸同官於茲謬為所知予將有臨縣之
行仰讀是集愧不能贊揚三君子之美因書為
跋且以識別

嘉靖二十二年四月鄉進士蜀川廣漢集菴署
宜陽學事揭尚義書

士達集卷



卷之二